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新會梁啓超任公著



中華書局印行

飲冰室專集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古歌謠及樂府

序論

韻文之興當以民間歌謠爲最先歌謠是不會做詩的人（最少也不是專門詩家的人）將自己一瞬間的情感用極簡短極自然的音節表現出來並無意要他流傳因爲這種天籟與人類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謠能令人人傳誦歷幾千年不廢其感人之深有時還駕專門詩家的詩而上之

詩和歌謠最顯著的分別歌謠的字句音節是新定的或多或少或長或短都是隨一時情感所至盡量發洩發洩完便戛然而止詩呢無論四言五言七言乃至楚騷體最少也有略固定的字數句法和調法所以詞勝於意的地方多少總不能免簡單說好歌謠純屬自然美好詩便要加上人功的美

但我們不能因此說只要歌謠不要詩因爲人類的好美性決不能以天然的自滿足對於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別一種風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經琢磨彫飾而更美美的花卉經栽植布置而更美原樣的璞玉花卉無論美到怎麼樣總是單調的沒有多少變化發展人工的琢磨彫飾栽植布置可以各式各樣月異而歲





不同。詩的命運比歌謠悠長。境土比歌謠廣闊。都爲此故。後代的詩。雖與歌謠畫然異體。然歌謠總是詩的前驅。一時代的歌謠往往與其詩有密切的影響。所以歌謠在韻文界的地位。治文學史的人首當承認。

歌謠自然是用來唱的。但嚴格論之。歌與謠又自有別。詩經魏風園有桃篇『我歌且謠。』毛傳云『合樂曰歌。徒歌曰謠。』然則有樂譜者謂之歌。無者謂之謠。雖然人類必先有歌而後有樂。凡歌沒有不先自徒歌起者。及專門音樂家出。乃取古代或現代有名的歌謠按製成譜。於是乎有合樂之歌。則後世所謂樂府也。

詩並不是一定用來唱的。「不歌而誦」的也是詩之一體。但音樂發達的時代。好的詩多半被采入樂。幾乎有詩樂合一之觀。史記說『詩三百篇。孔子皆絃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大抵三百篇裏頭除三頌或者是專爲協樂而作詩之外。其餘十五國風多半是各地「徒歌」的民謠。二雅則詩人所作「不歌而誦」的詩。自孔子以後。卻全部變成樂府了。後世樂府。其成立發達的次序。大概也是一樣。

樂府之名。起於西漢。漢書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官名）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這幾句話敍樂府來歷。大概是不錯的。但有當注意的一點。當時是采歌謠以入樂府。並非先有樂府而後製歌謠。大抵漢代樂府可大別爲二類。其一。郊祀房中諸歌。歌詞與樂譜同時並製。性質和詩經的三頌略同。其二。卽樂府所采之民謠。其中大半是「徒歌」。而樂官被之以音樂。鐃歌鼓吹曲之朱鷺思悲翁……等十八調。橫吹曲之隴頭。折楊柳……相和歌辭之雞鳴。烏生八九子。陌上桑……等皆是也。（看第三章）性質和詩經的十五國風略同。漢樂府屬於第二類者。蓋十而七八。此類樂府。大率采各地方之詩。而還被以各地方之樂。（注一）但後來有其詩而亡其譜。音節之異同。久已無考了。

漢代樂府諒來都是能唱的。（最少也可以徒歌）所以和普通的詩可以劃然分出界限。魏晉以後。用樂府的調名來做五言詩的題目雖號稱樂府已經和「不歌而誦」的詩沒有分別了。此如三百篇與樂相麗。漢以後的四言詩便與樂相離。宋詞與樂相麗元明詞便與樂相離。元明曲與樂相麗。近人曲便與樂相離。雖時代嬗變不得不然。然而名實之間。卻不可含糊看過。要之樂府一體。自西漢中葉始出現。至東漢末年而消沈。樂府在漢代文學史的地位恰如詩之在唐。詞之在宋。確為一時代之代表產物。過此以往。雖繼續摹仿者不少。價值卻完全兩樣了。

南北朝以降摹仿漢樂府的作品。已併吞在五言詩範圍中。但其時卻另有一種類似樂府之短歌謠。其格調和當時詩家的詩大有不同。把幾個時代這類作品比而觀之。可以見出數百年間平民文學變遷的實況。本卷所敍錄以漢樂府為中堅而上溯古歌謠。以窮其源。下附南北朝短調雜曲以竟其委。魏晉後用樂府調名標題諸作。則各以歸諸其時代之詩。不復在此論列。

（注一）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載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歌詩一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可見當時樂府以地為別。又別有所謂「聲曲折」者則樂譜也。

第一章　秦以前之歌謠及其眞僞

歌謠既為韻文中最早產生者。則其起源自當甚古。質而言之。遠在有史以前。半開化時代。一切文學美術作品沒有。歌謠便已先有。試看現在苗子。連文字都沒有。卻有不少的歌謠。我族亦何獨不然。雖然古歌謠發達

雖甚早傳留卻甚難。不著竹帛。口口相傳。無論傳誦如何廣遠。終久總要遺失。何況歌謠之爲物。本是當時之人自寫其實感。社會狀況變遷。情感的內容亦隨而變。甲時代人極有趣的作品。乙時代人聽起來或者索然無味。現代歐美一時流行的曲子。過了幾年便無人過問者往往而有。況於一千幾百年前的古歌。想他流傳不墜。談何容易。現在古書中傳下來這類古董。也有好十幾件。我們雖甚珍惜。卻有審查眞僞的必要。

最古之歌謠見於經書者。有帝舜與皐陶唱和的歌。

股肱起哉。元首喜哉。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右歌見尙書皐陶謨。在我們未能把皐陶謨的編輯時代從新考定以前。只得相信他是眞。那麼這三首歌便是中國最古的古歌。距今約四五千年了。但卽令是眞。也不過君臣談話之間用韻語互相勸勉。在情感的文學上當然沒有什麼價值。



尙書大傳也載有性質略同的三首歌。

卿雲爛兮。糺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

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

這三首歌。就詩論詩。總還算好。第一首且已采作國歌了。但以文學史的眼光子細觀察。這詩的字法。句法。音節。不獨非三代前所有。也還不是春秋戰國時所有。顯然是漢人作品。尚書大傳相傳是伏生作。眞否已屬問題。就算是眞。伏生已是漢初人了。據說第一首是帝舜倡。第二首是八伯和。第三首是舜載歌。題是依傍皋陶謨那三首造出來的無疑。

此外還有什麼帝堯時代的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見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什麼帝舜的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見晉王肅的僞家語。娘家的來歷先自靠不住。更無考證之餘地了。僞列子有堯時康衢歌四句全鈔詩經此外各書還有堯舜時歌數篇皆無徵引之價值

離騷說『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據此則夏代的歌。戰國時或尚有傳聞。但其辭當已久佚了。枚賾僞古文尚書五子之歌篇因此造出五首詩來。近人久已知其僞。不必辨了。要之夏代歌詩。一首無存。無已則孟子書中有晏子所引夏諺『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或算得是夏代僅存的韻語。孟子這書固然不假。但他根據何經何典。是否春秋戰國時人依託之作。我們卻未敢輕下判斷。

殷代歌詩。傳者依然很少。商頌五篇。是否有殷遺文在內。抑全屬周時宋人之作。已屬疑問。此外見於史記者有殷末周初之歌兩首。

箕子過殷墟歌。

史記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司馬遷釋之曰「所謂狡童者紂也」）

伯夷采薇歌

史記伯夷列傳「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固然是最有價值的古史，但所記三代前事很多令人懷疑之處，這兩首歌我們不敢說一定就是原文。但周初詩歌，三百篇著錄已不少，其有流傳之可能性甚明，然則這兩首歌大概也當可信，歌中文辭之優美，意味之濃厚，不待我贊歎了。

西周和春秋初期的歌詩，當以三百篇爲代表，此處不再說了，其次則左傳所載零碎歌謠及其他韻語還不少，今摘錄若干章以覘沿革。

周辛甲虞箴　襄四年

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同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辛甲乃周武王時太史，左傳不過追述其語。

宋正考父鼎銘 昭七年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予口。

正考父爲孔子遠祖。在宋佐戴武宣三公。蓋□□時人。左傳追述之。

右兩篇本非歌謠。因其爲韻文之一體。見於左傳。故類錄之。

魯羽父引周諺 隱十一年

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

晉士蔿引諺 閔元年

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晉士蔿賦 僖五年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晉卜偃引童謠 僖五年

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奔奔。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

宋築城者嘲華元謳 宣二年

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同爲題 棄甲復來。

魯聲伯夢中聞歌 成十七年

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

魯人爲臧紇誦襄四年

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

鄭人爲子產誦襄三十年

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右子產初執政時所歌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右執政三年後所歌

魯人爲南蒯歌昭十二年

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

魯鸜鵒謠昭二十五年

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

吳申叔儀歌哀十三年

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

衛侯夢渾良夫譟哀十七年

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

右所錄並未完備．不過把文學成分較多的摘出來便了．內中最有趣的是嘲華元謳一羣平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把對面的人面目寫得活現．最奇詭的是渾良夫譟一個寃鬼被髮跳擲的情狀．在紙上颯颯有聲．

右所錄有許多要參考當時的本事，可看左傳原文，今不贅錄。

我們讀這些謠諺，當然會感覺他和三百篇風格不同，尤其是後半期——襄昭定哀間的作品。句法是長短句較多，格調多輕俊，藻澤加濃厚，雖彼此文體本不從同，亦可以見詩風變遷之一斑了。（三百篇中惟『胡爲乎株林……』一章與左傳諸歌謠最相似，此章乃陳靈公時詩，三百篇中最晚的一篇了）

周代歌謠見於左傳以外者尚不少，但眞僞問題卻大半要當心了。內中時代最早的則所謂□□西王母白雲謠。

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

這首謠見穆天子傳，說是周穆王上崑崙山見西王母，臨歸，王母觴之於瑤池，唱這謠送他。穆王還有和章。（不怨錄）穆天子傳這部書，乃晉太康三年在汲縣魏安釐王冢中與竹書紀年同時出土，書之眞僞問題很雜，若認爲全僞，那麼便是晉人手筆，若認爲眞，便是戰國人所記，可算中國最古的小說，若謂西周時的穆王眞有此事眞有此詩，未免癡人前說不得夢了。詩卻甚佳，但和三百篇風格畫然不同，細讀自能辨。

次則所謂齊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這首詩始見於史記集解引應劭云，出三齊記，甯戚是管仲同時人，此詩若眞，便是孔子前一百多年的作品了。但我們當注意者，呂氏春秋舉難篇，淮南子道應篇，並詳載甯戚飯牛事，但皆僅言其『扣牛角而歌』，並

沒有載他的歌詞。而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則云『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今本作歌顧見字形近而譌）高誘呂氏春秋注亦云『歌碩鼠也。』並將詩經碩鼠篇全文錄入注中。所歌是否必為碩鼠雖未確知。但南山白石之篇為劉向高誘所未見。總算有確實反證。三齊記已佚。不知何人所撰。恐是晚漢依託之作耳。（又藝文類聚及文選嘯賦李善注又各載有甯戚歌一首與此文不同文選注那首末句云『吾將與爾適楚國』似是因原有歌碩鼠之傳說乃將碩鼠篇『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敷衍成文藝文類聚那首前四句和三齊記那首大同小異末句云『吾將捨汝相齊國』似是將那兩首改頭換面湊成要之三首皆不可信也）此詩就詩論詩。原是很好的。若果真。那麼便是七言詩之祖。但我敢說這種詩格。決非春秋時所有。擺在東漢樂府裏頭。倒還算上乘。（其實甯戚飯牛事便根本不可信布衣立談取卿相乃戰國風氣春秋初期決無有此事本是戰國游說之士造出來詩則東漢末僞中生僞）

其次則所謂秦百里奚妻之歌。

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

此詩見應劭風俗通。（劭東漢末人）百里奚為秦穆公時人。詩若真。也是春秋初期作品了。但奚以五羊之皮要穆公。本是戰國人造的謠言。孟子已經辯過。這詩句法頗似漢郊祀歌。當屬漢人依託。詩亦寡味。

其次則伍子胥自楚亡命時。漁人救之作歌。

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蘆之漪。

日已夕兮余心傷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且急兮將奈何。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

此歌見東漢袁康所著吳越春秋。這部書為半小說體的。所載事蹟。我們未敢全信。但此歌尚樸。與左傳所載

春秋末歌謠還不甚相遠。姑且算他是眞的罷。（吳越春秋還載有伍子胥河上歌申包胥歌屈子琴曲越王夫人歌采葛婦歌等皆一望而知爲漢人手筆因此我連這首漁父辭也不能不有些懷疑）

次則論語所載楚狂接輿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此歌見論語。我們當然該相信。但據近人崔適的考證。則論語末五篇之眞僞還有問題。內中曾否有戰國人竄亂。尙未可定。莊子人間世篇亦載此歌而其詞加長末段有『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等語。似是從論語衍出。

莊子人間世篇載有孟子反琴張弔子桑戶歌云。『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爾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三人皆孔子時人。孟子反卽孟之反。子桑戶卽子桑伯子。俱見論語。琴張見孟子。似是孔子弟子。但這首歌大概是莊周寓言代撰。未必爲孔子時作品。

次則有孔子所聞的孺子歌。

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此歌見孟子。且述有孔子贊美解釋之詞。我們應認爲眞。

孔子最愛唱歌。我們在論語和別的書裏頭處處可以看出。（論語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然則不哭之日必歌矣）但所歌像都是前人舊詩。自己作的很少見。各書中所載孔子詩歌比較可信者只有下列三首。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女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見史記孔子世家說是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間之。孔子去魯。作此。

逢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在耳。

見說苑。還加以解釋。說是『政尚靜而惡譁』。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

見禮記檀弓篇。說是孔子臨沒時負杖逍遙所作。

這三首歌所出的書。比較可信。但都是西漢人著述。那時的孔子早已變成半神話的人物。即如孔子世家中所載事蹟。我們便有一半要懷疑。所以這三首歌是否必出孔子。仍未敢斷。歌詞也不見什麼好處。此外號稱孔子詩者還有若干首。例如什麼適趙臨河歌『狄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見水經注。什麼郤楚聘歌『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什麼獲麟歌『唐虞世兮鳳麟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俱見偽孔叢子。什麼龜山操『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見晉人所輯琴操。這些顯然是魏晉以後贗作。本不足論列。但因一般人尚多崇信。是以錄而辨之。

世傳琴操二卷。題漢蔡邕撰。內載琴曲歌辭四十二首。其中三代人作品居十之九。此書若可信。那麼真是三百篇以外之商周樂府。何等寶貴。然後漢書蔡邕傳並不言其著有琴操。隋書經籍志有琴操三卷。則晉人孔衍所撰。今所傳本若爲隋志之舊。則亦晉人所作耳。晉人最好造僞書僞古典。凡那時代所出現之書言上古事者。本極難信。琴操所錄歌辭。無一首不濫俗惡劣。不惟非三代舊文。即兩漢亦無此惡札也。故今一概不錄。因龜山操事。附論於此。

戰國韻文，除屈原宋玉幾篇鉅製震古鑠今外，別的絕少流傳，北方尤爲稀見。勉强找一首，則惟趙武靈王夢中所聞歌。

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

此歌見史記趙世家，說武靈王所聞者乃一處女鼓琴而歌，情節和詞藻，都和左傳所記聲伯夢中聞歌有點相類。

楚辭以外，戰國時江南詩歌，說苑善說篇所載越女櫂歌，說是楚國的王子鄂君子晳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擁楫而歌』，歌的是越音，其詞如下。『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堤隨河湖』鄂君聽著，自然一字不懂，於是叫人譯成楚國語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在中國古書上找繙譯的文字作品，這首歌怕是獨一無二了。歌詞的旖旎纏綿，讀起來令人和後來南朝的「吳歌」發生聯想。說苑雖屬戰國末著述，但戰國時楚越之地，像有發生這種文體之可能。況且還有鉤輈鴂舌的越語原文，我想總不是僞造的。

到秦漢之交，卻有兩首千古不磨的傑歌。其一，荆軻的易水歌。其二，項羽的垓下歌。

易水歌

史記刺客列傳記荊軻爲燕太子丹刺秦始皇事云『……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據史記。荊軻的歌當有兩首。前一首作『變徵聲』。大概是悽愴惻的別情。所以滿坐垂淚。可惜歌詞已失傳了。這一首乃最後所歌。史言『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至今我們讀起來。還有一樣的同感。當時更可想見了。雖僅僅兩句。把北方民族武俠精神完全表現。文章魔力之大。殆無其比。

垓下歌。

史記項羽本紀敘羽最後戰敗。漢兵圍之於垓下。『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爲詩曰……歌闋。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這位失敗英雄寫自己最後情緒的一首詩。把他整個人格活活表現。讀起來像看加爾達支勇士最後自殺的彫像。則今二千多年。無論那一級社會的人。幾乎沒有不傳誦。眞算得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了。（世俗傳有虞美人和詩。乃是一首打油的五言唐律。更無辨證之價值。）

綜觀以上所錄。可見中國含有美術性的歌謠。自殷末周初。始有流傳作品。（起喜歌不能算美術的）就此少數傳品而論。周代八百年中也很看出變遷痕跡。前期的格調和三百篇有點相近。後期便和楚辭有點相近。到易水垓下兩歌。已純然漢風了。最可惜是戰國時代傳品太少。不甚能看出嬗變的徑路。史料闕乏。無可如何了。

48389

第二章　兩漢歌謠

本章所錄，一除卻有曲調的正式樂府，二除卻句律嚴整的五言詩，所以範圍甚窄。但此三種界限，原很難畫分，不過爲全書組織之便，姑別立此章以便於敍述。讀者須與本卷第三章及第四卷第一章合參，方能見出歷史全影。

漢代最有名歌謠，自然首推高祖的大風歌。

史記高祖本紀『十二年，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這首詩和項羽垓下歌對照，得意失意兩極端，令人生無限感慨。詩雖不如垓下之美，但確表現他豪邁的人格，無怪乎多年傳誦不衰。

高祖還有一首鴻鵠歌。

史記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後不果）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將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這首詩雖僅爲一愛姬而作，但意態雄傑，依然流露句下。漢書藝文志詩歌類首載『高祖歌詩二篇』，想他

生平所作僅此。他本非文學家。然而這兩首卻已不弱了。

西漢文物全盛。端推武帝時代。專以文學方面枚乘司馬相如……等輩。布滿朝列。述作斐然。武帝自己也愛弄筆墨。流傳的詩歌頗不少。但其中眞僞頗有問題。見於正史最可信者。莫如瓠子天馬兩歌。但辭並不見佳。錄之備參考。

瓠子歌二首（見史記河渠書）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同迫）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滿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衞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竹林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蒲梢天馬歌（見史記大宛列傳）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得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這兩首歌出於武帝的大手筆。殆無可疑。但就文學家眼光看來。簡直和淸高宗的打油詩沒有多少分別。他有較好的一首曰李夫人歌。見於漢書外戚傳。歌云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姍姍其來遲。

此詩是他的愛姬李夫人死後他悲悼不已令方士攝其魂來在帳後髣髴望見退而作此藝文志載有『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此當卽其一外戚傳又云『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然則此歌又已入樂不算「徒歌」了此歌還算頗有詩趣能寫實感但怎麼好處也說不上（王子年拾遺記還有落葉哀蟬曲一篇也說是武帝思李夫人作其詞爲『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云云一望而知爲六朝作品故不復錄）

此外還有一首很流麗的詩向來都公認爲漢武帝所作名曰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首詩史記漢書及其他漢人著述皆不見惟見於漢武帝故事故事號稱班固撰四庫提要已斷定是假的了這首詩柔媚剽滑毫沒有西京樸拙氣和武帝別的作品尤其不類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蘭秀菊芳兩句分明抄襲楚辭之『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末兩句像是有感慨其實意淺而調濫我實不敢信爲漢人詩且很不解二千年來何以人人贊賞他

別有一首怪詩據說是元封三年柏梁臺落成武帝宴集羣臣作的後人名之曰柏梁詩這首詩是武帝和羣臣每人作一句每句七字集合成篇因爲體格新奇所以名爲柏梁體詩辭如下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　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勳）　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　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　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　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
蠻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　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兎張罘罳（上林令）
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這首詩據說初見於三秦記。但三秦記已佚。不可考了。大概是小說家言。不足爲信史。此詩詩句樸俚。頗有西漢古澤。所以向來都公認爲眞的。梁朝任昉的文章緣起。且推爲七言之祖。聯句之祖。但其中很有可疑的地方。既云此詩作於元封三年。然梁孝王薨於孝景之世。何以能列席。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諸官。皆太初元年所更名。元封三年何以預書。然則此詩爲後人擬作無疑。擬者是否漢人。則未敢斷耳。

其他西漢諸臣之作及民間歌謠見於史記漢書者。摘錄如下。

朱虛侯劉章耕田歌（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高后時作。時呂后諸呂弄權。

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案此歌似無韻。或是兩「種」字爲韻。「疏」字與「去」字爲韻

戚夫人永巷歌（見漢書外戚傳）高祖所愛戚姬生子如意。封趙王。呂后臨朝。囚戚夫人永巷。髡鉗衣赭衣。令舂。戚且舂且歌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趙幽王友歌（見漢書高五王傳）友。高祖子。呂后妻以諸呂女。不愛。愛他姬。呂后幽繫之。餓死。餓中作歌

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去國，自快（案疑當作決）中野兮蒼天舉直，（案直者枉之對文言望上天主持公道）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

此兩歌雖無藻麗之辭，然抒情極質而豐。

文帝時民歌（見漢書淮南王傳）淮南厲王長高帝子文帝時以罪廢死蜀道民有作此歌者文帝聞之爲置園如諸侯儀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李延年歌（見漢書外戚傳）延年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嘗侍帝起舞歌此帝曰『世豈有此人耶』因進其女弟是爲李夫人延年後爲協律都尉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此篇在漢歌中傳誦最廣，固是佳作，武帝時樂府，蓋由延年主持，於漢代音樂最有關係。

武帝時匈奴歌（見漢書匈奴傳）元狩二年春霍去病伐匈奴過焉支山其夏又攻祁連山匈奴人作歌焉支山卽燕支山後世所謂胭脂也

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匈奴傳尚載有高帝時民歌云，『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蓋歌高祖被匈奴圍困於白登時事，與此歌對照，可略見當時兩個交戰民族的情緒。

烏孫公主歌（見漢書西域傳）武帝元封中結烏孫以制匈奴遣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昆莫公主悲愁作歌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此歌情緒甚真後來王昭君辭之類都是摹仿依擬他。

李陵別蘇武歌（見漢書蘇武傳）昭帝時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單于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別長絕」因起舞而歌泣數行下

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報恩將安歸。

蘇李往還詩。見正史者只此一首。詞句甚質俚。還不及戚夫人烏孫公主諸作。後人因此附會造出「河梁」「結髮」等五言詩七首。殊不足信。辨詳次章。

燕王旦及華容夫人歌（見漢書本傳）昭帝時燕王旦與上官桀謀反霍光誅之事將發覺旦憂懣置酒萬載宮令賓客羣臣妃妾坐飲旦自歌華容夫人起舞和之坐中皆泣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術街道也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右王旦）

髮紛紛兮寘渠。骨藉藉兮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安居言何處可容身也（右華容）

我極賞識劉旦這首歌。謂與項羽垓下同一絕調。且畏罪引決。人格自然遠非項羽之比。但這詩恰寫出他自己一剎那間情緒。那時亦何至無雞鳴狗吠街上無人行。但他腦子裏蕭條悽慘的景象是如此。抓住這點幻影寫出來。所以獨絕。　華容歌雖稍顯露。亦自不惡。廣陵王胥有罪自殺亦留一歌不甚佳故不復錄

廣川王去歌（見漢書本傳）去之妃妒閉絕諸姬妾去為姬崔修成作歌

愁莫愁。生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內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無悔。

此歌幾全用三言。頗似當時郊祀歌體格。後此蘇伯玉妻盤中詩仿之。

楊惲拊缶歌（見漢書本傳）惲以罪廢家居怨望報其友孫會宗書云「……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酣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惲爲司馬遷外孫。史記就是由他傳授出來。這首短歌。有點像詩家之詩了。

成帝時童謠二首（俱見漢書五行志）

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右兩謠並非同時出現。當時言五行災異者。指爲某種事變之讖兆。我們可不必理他。但他的歌詞。確有文學的價值。別的童謠多質俚。此獨妍美。 第二首絕似五言詩。我們若信民謠和詩人之詩有相互影響。那麼。因這首黃爵謠。可略推定五言詩起於西漢之季。

王莽時汝南童謠（見漢書翟方進傳）

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此歌亦豐於文學的趣味。

東漢一代。五言漸興。許多樂府古辭也像是這時代的作品。容在次章再敍。東漢歌謠。可采錄者不如西漢之多。僅錄數章。以作代表。

馬援武溪歌（見崔豹古今注）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馬援爲光武功臣。然極長於文學。觀本傳所錄各信札可見。此歌雖不見正史。想當不僞。寥寥數句。抵得太白一篇蜀道難。

梁鴻五噫歌（見後漢書本傳）

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鴻字伯鸞。明帝章帝時人。傳高士者首稱之。這首歌格調嶄新。音節諧美。意味淵永。無怪幾千年傳誦。

張衡四愁詩（見文選）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爲當時一二大文學家。（小傳見卷二葉）別的文學作品很不少。這首詩采楚騷之神髓。而自創體格。情詞曲折斐亹。所以別成一絕調。

以上三首。本應該在漢詩篇論列。因欲令讀者知兩漢歌謠格調變遷之跡。故改錄於此

雞鳴歌（見樂府詩集）

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雞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明星稀天下旦。千門萬戶遞魚鑰。宮中城上飛烏鵲。

晉太康地記云『後漢時固始。銅陽公安細陽四縣衛士習此曲於闕下歌之。今雞鳴歌是也』

桓帝初童謠二首（俱見續漢書五行志）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作堂。

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這兩首謠字句意味都有些不可解之處。也不必深究。但試把他和西漢初童謠比對。當然覺得有點不同。第一。字句較多音節較長。第二。詞藻較縟麗。詩的趣味越更濃厚。因此我們可以推測許多時代不明的樂府古辭。大概都是在這個時發生。

此外後漢書中載有許多對人的歌謠。如『說經不窮戴侍中』『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之畫諾……』『廉叔度來何暮……』『生世不諧。作太常妻……』等等。當時重名譽。喜標榜聲氣。臧否人物。故此類歌謠特多。因其與詩風無甚關係。故一概不錄。

第三章　漢魏樂府

樂府起於西漢本爲官署之名後乃以名此官署所編製之樂歌寖假而凡入樂之歌皆名焉寖假而凡用此種格調之詩歌無論入樂不入樂者皆名焉

漢書禮樂志記有『孝惠時樂府令夏侯寬』然則樂府之官漢初已有或承秦之舊亦未可知但此官有紀載價值則自武帝時始藝文志云『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禮樂志又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歌………』李延年傳亦云延年善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是知最初之樂府皆李延年調其音節製成樂譜其歌辭則或爲司馬相如輩所作或采自民間歌謠於是此等有譜之歌即名「樂府」

至哀帝時罷樂府官（見樂志顏注）東漢一代此官存置無考然民間流行之歌謠知音者輒被以樂而製爲譜於是樂府日多漢魏禪代之際曹氏父子兄弟祖孫——魏武帝操文帝丕陳思王植明帝叡——咸有文采解音律或沿舊譜而改新辭或撰新辭而並創新譜樂府於茲極盛矣

關於紀載樂府歌辭及其沿革之書可考者列舉如下

漢書禮樂志（漢班固撰　存）

志中敍樂府起原及錄載房中歌郊祀歌全文最爲可寶

樂府歌詩十卷太樂歌辭二卷（晉荀勖撰　佚）

見唐書藝文志前種似久佚後種宋時猶存郡齋讀書志著錄又古今樂錄曾引荀錄語係由技錄轉

引想亦為荀勖所著。不知即在此二書內否。勖為晉代大音樂家。其所著笛律今尚存。亦有歌辭傳後。

元素正聲技錄一卷。宋張解撰 佚

隋書經籍志稱梁有此書。唐初已亡。古今樂錄又曾引張永技錄。不知永與解是否一人

伎錄。宋王僧虔撰 佚

各史皆不著錄。惟古今樂錄引之。鄭樵郭茂倩亦屢引之。不知是否宋時仍存。抑鄭郭從樂錄轉引。鄭樵之樂府分類。多本此錄。似是一有系統之書。

廣樂記。景袧撰

袧不知何時人。此書各史志皆未著錄。惟宋書樂志引之。則當為沈約以前書。

宋書樂志。梁沈約撰 存

敍漢魏晉樂府變遷沿革頗詳。漢鐃歌及許多樂府古辭皆賴以傳。

南齊書樂志。梁蕭子顯撰 存

拂舞歌詞賴此以傳。

古今樂錄十三卷。陳釋智匠撰 佚 （新舊唐書皆作智丘）

此書當為六朝時敍錄樂府總匯之書。隋唐宋志皆著錄。想元初猶存。鄭樵郭茂倩所引甚多。輯之尚可成帙。

樂府歌辭八卷。樂府聲調六卷。隋鄭譯撰 佚

前一種惟新唐書經籍志著錄。後一種隋志新舊唐志皆著錄。譯爲隋代音樂大家。隋雅樂出其手定。

此書未見他書徵引。不知是否專紀隋樂。

晉書樂志。唐太宗勅撰　存

全採沈約宋志。間有加詳之處。隋唐以後各史樂志與古樂府無甚關係。不復論列。

樂府歌詩十卷。唐翟子撰　佚

樂府志十卷。唐蘇夔撰　佚

樂府雜錄一卷。唐段安節撰　存　學海類編本

此書多言樂器沿革。間及唐樂章。關於漢魏樂府資料甚少。

俱見唐書經籍志。

樂府古題要解二卷。唐吳兢撰　存　津逮秘書本

此書分相和歌。拂舞歌。白紵歌。鐃歌。清商雜題。琴曲等類。各列曲題。每題考證其來歷。實研究樂府最重要之資料。兢尚有古樂府詞十卷。郡齋讀書志著錄。今佚。

樂府古今解題三卷。唐郗昂撰　佚　（或云王昌齡撰）

見唐志。

樂府解題。失名　佚

宋史藝文志著錄。樂府詩集徵引甚多。當是郭茂倩以前人所著。但據郭所引。什九皆吳兢原文。想是

宋人剽竊兢書而作耳

樂府廣題二卷。沈建撰 佚

見宋史藝文志。建何時人。待考。

通典樂典。唐杜佑撰 存

此書雖特別資料不多。然清商樂諸曲調之存佚。言之頗詳。

通志樂略。宋鄭樵撰 存

樵論古最有特識。著述最有條理。此書將樂府曲調名網羅具備。詳細分類。眉目極清。甚便學者。但樵主張「詩樂合一」之說太過。將許多不能入樂之五言一併收入。是其疵謬。又分類亦有錯誤處。下文詳辨。

系聲樂譜二十四卷。宋鄭樵撰 佚

樂略云『臣謹考摭古今。編繫節奏。』此書見宋史藝文志。想卽其編繫節奏之本。質言之。卽樂府聲譜也。惜書已佚。但漢魏樂府之節奏。樵時能否尚存。實不能無疑。

樂府詩集一百卷。宋郭茂倩撰 存

此書集各家大成。搜羅最富。研究樂府者必以此爲唯一之主要資料。但錄後代仿擬之作太多。貪博而不知別裁。有喧賓奪主之患。是其短處。

古樂苑五十二卷。衍錄四卷。明梅鼎祚撰 存

此書因襲郭著有刪有補較爲絜淨。

古詩紀一百五十卷。明馮惟訥撰 存

此書雖非專錄樂府但所收歌謠之類最多可補郭著之闕。

關於樂府之著述存佚合計略具於此。其現存可供主要參考品者則漢宋二志吳鄭郭三書其最也。

樂府之分類似草創於王僧虔技錄而鄭樵樂略益加精密今將樵所分列表如下。

第一類……短簫鐃歌二十二曲

第二類……
- 鞞舞歌五曲
- 拂舞歌五曲

第三類……
- 鼓角橫吹十五曲
- 胡角十角

第四類相和歌
- 漢舊歌三十曲
- 吟嘆四曲
- 四絃一曲
- 平調七曲
- 清調六曲
- 瑟調三十八曲
- 楚調十曲

第五類……大曲十五曲

第六類……白紵一曲

第七類……清商八十四曲

右正聲之一以比風雅之聲

第八類……漢郊祀十九章
- 東部五詩
- 梁十二雅
- 唐十二和

右正聲之二以比頌聲

第九類……漢三侯詩一章
- 漢房中樂十七章
- 隋房內二曲
- 梁十曲
- 陳四曲
- 北齊二曲
- 唐五十五曲

右別聲非正樂之用

第十類……琴曲
- 九引
- 十二操
- 三十六雜曲

右正聲之餘。

第十一類…舞曲｛文武舞二十曲／唐三大舞｝

右別聲之餘。

第十二類……有辭無譜者四百十九曲（內又分二十五門今不備錄）

右遺聲以配逸詩。

原文錄八百八十九曲分為五十二類今依其性質歸併為十二類。

鄭樵把自漢至唐的曲調搜輯完備嚴密分類。令我們知道樂府性質和內容是怎麼樣。這是他最大功勞。因為正史樂志專詳郊祀樂章。至多下及鐃歌而止。別的部分都抹殺。其實相和清商諸調。占樂府最主要之部分。史家以其無關朝廷典制而輕視之。實屬大誤。鄭氏之書。最足補此缺點。但其分類錯謬之處似仍不少。下文當詳辨之。

郭茂倩樂府詩集其分類與鄭樵稍有異同。

卷一至卷一二　郊廟歌辭

卷一二至一三　燕射歌辭。

卷一四至二〇　鼓吹曲辭（即短簫鐃歌）

卷二一至二五　橫吹曲辭（即鼓角及胡角）

卷二六至四三　相和歌辭

一　六引。　二　曲。　三　吟歎曲。　四　四弦曲。　五　平調曲。　六　清調曲。　七　瑟調曲。　八　楚調曲。

九　大曲。

卷四四至五一　清商曲辭　一　吳聲歌曲。二　神弦歌。三　西曲。四　江南弄。五　上雲樂。六　梁雅歌。

卷五二至五六　舞曲歌辭

卷五七至六〇　琴曲歌辭

卷六一至七八　雜曲歌辭

卷七九至八二　近代曲辭

卷八三至八九　雜歌謠辭

卷九〇至一百　新樂府辭

右目錄中所謂近代曲辭者。乃隋唐以後新譜。下及五代北宋小詞。與漢魏樂府無涉。所謂新樂府辭者。乃唐以後詩家自創新題號稱樂府。實則並未嘗入樂。所謂雜歌謠。則「徒歌」之謠。如前章所錄者是。以上三種。嚴格論之。皆不能謂為樂府。舞曲琴曲。則古代皆有曲無辭。如小雅之六笙詩。其辭大率六朝以後人補作也。自餘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商、雜曲七種。則皆導源漢魏。後代循而衍之。狹義的樂府。當以此為範圍。

今根據鄭郭兩書分類敘錄樂府作品。以漢魏為斷。其六朝作品。次章別論。唐以後不復列。

一　郊廟樂章

今所傳漢樂府。非惟不知撰人名氏。即年代亦難確指。其可決為西漢作品者。惟漢書禮樂志所載房中郊祀兩歌。

房中歌 十七章（分章依殿版漢書原文但只得十六章疑中有兩章誤合爲一）

大孝備矣。純德昭清。高張四縣。（注縣古懸字）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附記）（顏師古原注稱注者下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顏注娭戲也）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晉灼云「微感人情使之齊肅也」超案齊當讀作劑言能調劑人之情感）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經緯冥冥。

我定曆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轃。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案此三句每句有韻）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劉敞曰逆迎也）簫勺羣慝。（言以禮樂化强暴）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注「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揚雄賦曰「秋秋蹌蹌入西園」其義亦同」超案釋龍爲馬恐非此正用易之「飛龍在天」耳又案前章言「高賢愉愉」此言「高賢愉」與「秋秋」省作「秋」同一文法前章「大山崔」次章「豐草葽」亦「崔崔」「葽葽」之省）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敎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顏注鄉方也約讀曰要）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烏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旣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康．受福無疆．

漢志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服虔曰『高帝姬也』案漢書外戚傳無唐山名）超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因歌名房中．又成於婦人之手．後世望文生義．或指爲閨房之樂．此種誤解．蓋自漢末已然．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言．『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省讀漢安世歌．說「神來燕享．嘉薦令儀．」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宜改曰享神歌．』今案．襲說甚是．房中歌蓋宗廟樂章．故發端有「大孝備矣」之文．然雖經繆襲辨明．而後世沿謬者仍不少．鄭樵依違其說．乃曰．『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可謂瞎說．「房」本古人宗廟陳主之所．這樂在陳主房奏．故以房中爲名．後來房字意義變遷．作爲閨房專用．故有此誤解耳．此歌爲秦漢以來最古之樂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胎息出於三百篇．而詞藻稍趨華澤．音節亦加舒曼．周漢詩歌嬗變之跡．最可考見．又此爲漢詩第一篇．而成於一夫人之手．足爲中國婦女文學增重．

郊祀歌　十九章

練時日．侯有望．（顏注練選也）焫膋蕭．延四方．（李奇曰膋腸閒脂也蕭香蒿也注以蕭焫脂合馨香也）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倉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

（注放憖猶勞謂也遊動也）靈已至。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注虞樂也億安也超案虞卽娛字）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孟康曰嫭好也）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廁霧穀。（注廁雜也）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超案俠當讀如浹之浹句）澹容與。獻嘉觴。　右練時日第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右帝臨第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注頃讀曰傾言蟄蟲處巖匿者傾聽而起）枯槁復產。（產生也）迺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羣生啿啿。惟春之祺。　右青陽第三。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劉攽曰桐幼稚也）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宥之。傳世無疆。（注若善也宥祐也）　右朱明第四。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注廢合韻音發）姦僞不萌。妖孼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右西顥第五。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古臧字）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右玄冥第六。（以上四章分詠四時原跋云「鄒子樂」）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注泰元天也媼神地也蕃多也釐福也）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原跋云「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改此句爲『涓選休成』」）罔不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右惟泰元第七。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効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鶤神夕奄虞蓋孔享　右天地第八。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超案池讀如陀）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超案若順也善也言若能調御六龍以升天則我心順遂）訾黃其何不徠下。（注訾嗟歎之辭黃乘黃也歎乘黃不來下應劭日乘黃龍翼而馬身黃帝乘以升天）　右日出入第九。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右天馬第十。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寖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翄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　右天門第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

粢析朝醒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甯馮蠵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右景星第十二。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効異披圖案牒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右齊房第十三。

后皇嘉壇玄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徦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右后皇第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愉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臚歡騰天歌　右華爗第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抎嘉壇椒蘭芳壁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汨臚析奚遺淫澹澤滍然歸　右五神第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霆脔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騰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籋歸雲撫懷心　右朝隴首第十七。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右象載瑜第十八。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逶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右赤蛟第十九。

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據此知此歌爲武帝時司馬相如等所作，而李延年製其譜，但成之非一時，天馬、景星、齊房、朝隴首、象載瑜諸章，各敍年分事蹟，其不敍者想亦歷若干年陸續作成，但時日難確考了，作歌者非一人，想隨時更互有訂改，（觀成帝時匡衡倚改兩句可知前此亦有之）故不著明某章爲某人作，惟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章注明爲『鄒子樂』當是鄒陽作，陽景帝時人，似不逮事武帝，想是當時樂府采其詞以製譜，然則十九章中此四章時代又較早了。朝廷歌頌之作，無眞性情可以發攄，本極難工，況郊廟諸歌，越發莊嚴，亦越發束縛，無論何時何人，當不能有很好的作品，這十九章在一般韻文裏頭，原不算什麼佳妙，但專就這類詩歌而論，已是「後無來者」試把晉宋隋唐四志所載王粲繆襲傅玄荀勗沈約……諸家樂章一比較便見。

這十九章在韻文史裏頭所以有特殊價值，因爲他總算創作，他的體裁和氣格，有點出自詩經的三頌，卻並不襲三頌面目，有點出自楚辭的九歌，也不襲九歌面目，最少也是鎔鑄三頌九歌，別成自己的生命。十九章中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皆有，又或一章中諸言長短並用，開後世作家無限法門。各章價值，又自分高下，鄒子四章最醇古，有雅頌遺音，分詠四時，各各寫出他的美和善，春則「枯槁復產迺成厥命」夏則「桐生茂豫靡有所詘」秋則「流碭肅殺續舊不廢」冬則「革除反本抱素懷樸」皆從自然界的順應，看出人生美善相樂的意義。練時日天門開二章，想像力豐富，選辭腴而不縟，實諸章最上乘，景星章七言句，遒麗渾健，遠非秋風辭靡靡

之比。天馬二章亦有逸氣。其餘諸章便稍差了。

二　郊廟樂章以外之漢樂府在魏晉間辭譜流傳者

我的研究漢樂府歌辭所靠的資料。除前所錄房中郊祀兩歌見漢志外。最古者便是沈約宋書樂志。（晉書所記事蹟時代雖在前其編著卻在後其樂志不過蹈抄宋志而已）彼志所錄魏晉以後辭皆標明某人作。內有不載作者姓名而單題曰「古詞」者。沈約自言其體例云『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據此可知凡宋志中所謂「古詞」決爲漢人作品。（總在魏武帝諸作之前）但漢運歷四百年之久。諸謠謳究屬何時所造。無從考證。依我推測總該以屬於東漢中葉以後者爲最多。因爲年代愈久則散佚愈易。西漢武帝時樂府所采傳下來的至多不過百中之一二罷了。

漢樂府詞多有不能句讀且文義絕對不可解者。此非如尋常古書文字傳寫訛奪而已。蓋其辭從伶工傳習之本轉錄。而伶工所傳實爲樂譜。將歌詞與音符（後世之「工尺」）寫在一起。景祐廣樂記所謂『言字訛謬。聲辭雜書』。古今樂錄『所謂聲辭豔相雜。不可復分』。（俱宋志引）宋志於宋鐃歌詞下亦注云『樂人以音聲相傳。話不可復解』。蓋我國樂譜製法拙劣。以致古樂一無遺留。間有一二則聲辭攪做一團。既不能傳其聲。反因而亂其辭。最可痛惜。試將宋志所載漢鐃歌錄出第一第二兩章以示其概。

朱鷺曲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

思悲翁曲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莫安宿

鐃歌中有文義可解——且絕佳者。下文別錄之。但其中大部分詰屈不可句讀。率類此。

試更取一章併錄漢魏晉宋四代歌詞如下。

艾如張 （鐃歌第三章）

（漢曲）

艾而張羅夷於
何行成之四時
和山出黃雀亦
有羅雀以高飛
奈雀何爲此倚
欲誰肯礞室

（魏曲）

獲呂布，
戮陳宮，
芟夷鯨鯢，
驅騁羣雄，
囊括天下，
運掌中。

（晉曲）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域。
淵既授首，
羣逆破膽，
咸震怖，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德雲布。

（宋曲）

幾令吾呼歷含居執來隨
咄武子邪令烏衡鍼相風
其右其右
幾令吾呼羣議破葫執來隨
吾咄武子邪令烏令烏令
臟入海相風及後
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
隨吐吾武子邪令烏與公
赫吾據立諸布諸布

一調譜而魏辭最短。僅二十一字。漢晉辭皆三十五字。宋辭則多至八十字。可見所添之字皆聲辭相雜之結果。試想卿雲歌僅十六字。今用爲國歌。所用音符有多少箇呢。若將音符逐一寫作「上工尺一合六凡」等字。而與歌辭相雜。如何能讀。宋志中極有限之「古詞」。緣此而失其文義者又不少。眞可惜極了。

漢樂府辭譜俱全流傳最久者為鐃歌。亦名鼓吹曲。實軍樂也。凡二十二曲。內四曲佚其辭。今將其曲名。次第，及魏晉依譜所造新歌列表如下。

鐃歌二十二曲

（漢）

1 朱鷺
2 思悲翁
3 艾如張
4 上之回
5 雝離
6 戰城南
7 巫山高
8 上陵
9 將進酒
10 君馬黃
11 芳樹
12 有所思
13 雉子斑
14 聖人出
15 上邪

（魏）

1 初之平
2 戰滎陽
3 獲呂布
4 克官渡
5 舊邦
6 定武功
7 屠柳城
8 平南荊
9 平關中
10 應帝期
11 雍熙
12 太和　魏僅用十二曲

（晉）

1 靈之祥
2 宣受命
3 征遼東
4 宣輔政
5 時運多難
6 景龍飛
7 平玉衡
8 百揆
9 因時運
10 惟庸蜀（當有所思）
11 天序
12 承運期（當上邪）
13 金靈運（當君馬黃）
14 於穆我皇（當雉子斑）
15 仲春振旅（當聖人出）

16 臨高臺		16 夏苗田
17 遠如期		17 仲秋獮田
18 石留		18 從天運
19 務成	此四曲歌辭佚	19 唐堯
20 玄雲	此四曲歌辭佚	20 玄雲
21 黃爵行	此四曲歌辭佚	21 伯益
22 釣竿	此四曲歌辭佚	22 釣竿

以上曲調名稱。在文學上本無甚關係。因鐃歌在樂府中最爲重要。故稍詳其歷史沿革。魏晉以後鐃歌。乃由「幫閒文學家」按舊譜製新辭。一味恭惟皇帝。讀起來令人肉麻。更無文學上價值。漢鐃歌則不然。其歌辭皆屬『街陌謠謳』。大概是社會上本已流行的唱曲。再經音樂家審定製譜。所以能流傳久遠。很可惜聲辭相混。不能解讀者過半。內中幾首。雖間有三五訛字。然大體尙可讀。今錄之如下。

戰城南（第六曲）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
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鬭死。駑馬裴回鳴。
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此九字似有訛）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此詩代表一般人民厭惡戰爭的心理。好處在傾瀉胸膈。絕不含蓄。用這種歌詞作軍樂。就後人眼光看起來。很像有點奇怪。但當時只是用人人愛唱的像並沒有什麼揀擇和忌諱。這首歌寫軍中實感。雖過於悲憤。亦含有馬革裹屍的雄音。

上陵（第八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
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
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
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
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僊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這首詩差不多沒有韻。但細讀仍覺音節渾成。意境有點像離騷遠遊。

君馬黃（第十曲）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
易之有騩蔡有赭。（此句不能解）
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
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此首像純是童謠。意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但拙得有味。

有所思（第十二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此句不甚可解）妃呼狶．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末句不審有無訛脫）

這一首戀歌．正是「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反面．賭咒發誓．斬釘截鐵．正見得一往情深．後代決無此奇作．專門詩家越發不能道其隻字．

上邪（第十五曲）

上邪．（此二字不可解．或是感歎辭．和「妃呼狶」一樣）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又是一首情感熱到沸度的戀歌．意境．格調．句法．字法．無一不奇特．

臨高臺（第十六曲）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

漢鐃歌十八首中．比較的可以成誦的．就算這六首了．其餘或僅幾句可解．或全首都不可解．眞是可惜．

鐃歌成於漢代何時．今難確考．據晉中興書．則謂武帝時已有（樂府詩集引）我們雖不敢斷定．但認為西漢作品．大

概還不甚錯。惟未必全部都出武帝時耳（上陵篇有「甘露初二年」語。恐是宣帝時作）他那種古貌古心古香古澤。和別的樂府確有不同。我們既認許多樂府是東漢末年作。這十八首的時代當然要提前估算。

此外樂府曲調名經鄭樵依據伎錄。古今樂錄等書及宋晉兩志分類列目如下。

漢鞞舞歌五曲
- 關中有賢女
- 章和二年中
- 樂久長
- 四方皇
- 殿前生桂樹

右漢代燕享所用。其辭至魏初已亡。魏晉皆依舊譜作新歌。

拂舞歌五曲
- 白鳩
- 濟濟
- 獨漉
- 碣石
- 淮南王

右漢歌五曲。魏武帝更分碣石為四。共八曲。

- 黃鵠吟　洛陽道　驄馬
- 隴頭吟　長安道　雨雪

鼓角橫吹十五曲

- 望行人　豪俠行　劉生
- 折楊柳　梅花落　古劍行
- 關山月　紫騮馬　洛陽公子行

胡角橫吹十曲

- 黃鵠　入塞
- 隴頭　折楊柳
- 出關　黃覃子
- 入關　赤之楊
- 出塞　望行人

晉志云。『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張博望（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樂府解題云『後又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樂府詩集引）據此則鼓角胡角實同一樂。乃從西域傳來李延年采以製譜者。外國音樂之輸入實自此始。鄭樵將鼓角胡角分爲二似未諦審。但延年之二十八解。非惟歌辭多佚。卽調名亦半已無傳。樵所錄合二十五曲。除去重複四曲。餘二十一曲。又除魏晉後新增八曲。餘十三曲。然則延年舊曲名失考者尚十五曲也。

- 江南行　短歌行　豔歌何嘗行
- 度關山　燕歌行　步出夏東門行
- 長歌行　秋胡行　野田黃雀行
- 薤露　苦寒行　滿歌行

相和歌三十曲
- 蒿里　董逃行　櫂歌行
- 雞鳴　塘上行　雁門太守行
- 對酒　善哉行　白頭吟
- 烏生八九子　東門行　氣出唱
- 平陵樂　西門行　精列
- 陌上桑　煌煌京洛行　東光

右三十曲。鄭樵云。『漢舊歌』

相和歌吟嘆四曲
- 大雅吟　楚妃嘆
- 王昭君　王子喬

相和歌四絃一曲——蜀國四絃

右二項。鄭樵云。『據張永元嘉技錄。』

相和歌平調七曲
- 長歌行　短歌行　猛虎行
- 君子行　燕歌行　從軍行　鞠歌行

相和歌清調六曲
- 苦寒行　豫章行　董逃行
- 相逢狹路間　塘上行　秋胡行

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

- 善哉行
- 隴西行
- 折楊柳
- 西門行
- 東門行
- 東西門行
- 卻東西門行
- 順東西門行
- 飲馬長城窟行
- 上留田行
- 新城安樂宮行
- 婦病行
- 孤兒行
- 大牆上蒿行
- 野田黃雀行
- 釣竿行
- 臨高臺行
- 長安城西行
- 武舍之中行
- 雁門太守行
- 豔歌何嘗行
- 豔歌福鍾行
- 豔歌雙鴻行
- 煌煌京洛行
- 帝王所居行
- 門有車馬客行
- 牆上難爲趨行
- 日重光行
- 月重輪行
- 蜀道難
- 棹歌行
- 有所思行
- 蒲坂行
- 採梨橘行
- 白楊行
- 胡無人行
- 青龍行
- 公無渡河行

相和歌楚調五曲

- 白頭吟
- 泰山吟
- 梁甫吟
- 東武吟
- 怨歌行

右四項鄭樵云『據王僧虔技錄』

大曲十五曲
- 東門行—東門
- 煌煌京洛行—園桃
- 滿歌行—相樂
- 折楊柳行—西山
- 豔歌何嘗行—白鵠
- 步出夏門行—夏門
- 豔歌羅敷行—羅敷
- 步出夏門行—碣石
- 櫂歌行—布大化
- 西門行—西門
- 豔歌何嘗行—何嘗
- 雁門太守行—洛陽令
- 折楊柳行—默默
- 野田黃雀行—置酒
- 白頭吟

右一項。鄭樵不言所本。今案。蓋採宋書樂志

白紵歌一曲——白紵歌

清商曲七曲
- 子夜——即白紵
- 前溪
- 烏夜啼
- 石城樂
- 莫愁樂
- 襄陽樂
- 王昭君

右一項。鄭樵不言所本，今案。蓋採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也，

- 白雪
- 公莫舞
- 巴渝
- 歡聞歌
- 團扇郎
- 懊儂
- 烏夜飛
- 楊叛兒
- 雅歌

淸商附三十三曲

明之君　長史變　驍壺
鐸舞　丁督護　常林歡
白鳩　讀曲　三洲
白紵　烏夜啼　採桑度
子夜　估客樂　玉樹後庭花
吳聲四時歌　石城樂　堂堂
前溪　莫愁　泛龍舟
襄陽　春江花月夜

右一項。鄭樵不言所本。今案。蓋採杜佑通典。淸商在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至佑時則僅此三十三曲也。唐書樂志亦采佑說。

夷樂四十一曲

西涼五曲
龜茲二十曲
天竺二曲
康國四曲
疏勒三曲
安國三曲
高麗二曲
禮畢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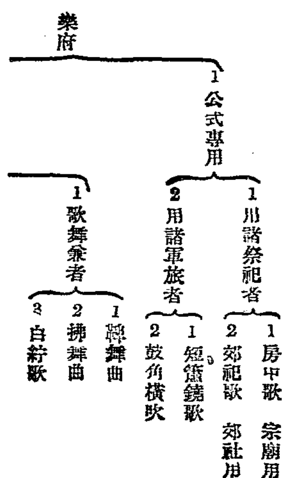
琴操五十七曲（曲名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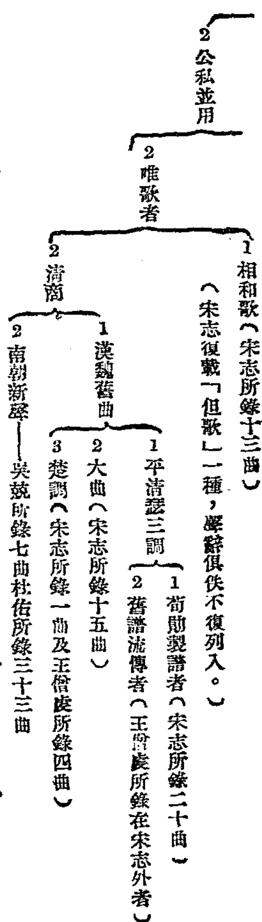
遺聲四百十八曲（曲名不錄）

遺辭者。鄭樵謂本有節奏而後乃失之也。以比古之逸詩。但所列四百十八曲之曲名。率多魏晉六朝人五言詩。並非樂府。

右鄭樵所搜錄者如此。其後郭茂倩雖稍有分合。然大體皆與樵同。內曲名重複互見者雖甚多。然搜輯之勤。我們對他總該表謝意。然樵有大錯誤者一點。在把「清商」與「相和」混爲一談。均於相和歌三十曲以外。復列相和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四種。而清商則僅列七曲。附三十三曲。皆南朝新歌。一若漢魏只有相和。別無清商者。殊不知惟清商爲有清平瑟三調。楚調是別出的是否爲清商未可知而相和則未聞有之。凡樵據王僧虔伎錄所錄之五十一曲。皆清商也。宋書樂志以下省稱宋志云『相和。漢高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合之爲十三曲』此十三曲宋志全錄。1氣出唱。2精列。3江南。4度關山。5東光乎。6十五。7薤露。8蒿里。9對酒。10雞鳴。11烏生八九子。12平陵。13陌上桑。魏明帝時所傳相和歌止此。並無三十曲之說也。至於清商。則杜佑通典云『清商三調。並漢氏以來舊典。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佑所謂史籍。卽指宋志也。宋志錄完相和十三曲之後。另一行云『清商三調歌詩荀勗撰舊詞施用者』此下卽分列平調六曲。清調六曲。瑟調八曲。則此三調皆屬於清商甚明。王僧虔所錄。平調增一曲。瑟調增三十曲。僧虔與沈約同時。所增者約蓋亦見。但作史有別裁。不能全錄。但錄荀勗造譜之二十曲耳。而鄭樵讀宋志時。似將『清商三調荀勗撰』一行滑眼漏掉。漫然把宋書卷二十一所錄諸歌。全都歸入相和。造出「相和平調」……等名目。於是本來僅有十三曲的相和。無端增出幾十曲來。本有幾十曲的清商。除吳聲七曲外。漢魏歌辭一首都沒有。樵亦自知不可通。於是復曲爲之說。謂『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尙其音耳。晉宋間始尙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殊不知清商三調。本惟其音。不惟其辭。魏書樂志載陳仲孺奏云。『瑟調以角爲主。

淸調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其性質如宋樂府之有南呂宮.仙呂宮.大石調.小石調……等.本屬有聲無辭.其被之以辭.則衍爲若干曲有陌上桑.相逢.善哉……諸名.則猶宋樂府各宮調中有菩薩蠻.浪淘沙……諸曲.鄭樵說『漢但尙音.』實則晉宋何嘗不是尙音.他說『晉宋尙辭.』實則晉宋間辭倒逐漸散亡了.宋志載王僧虔奏云『今之淸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九重.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這便是淸商漢魏間有辭而晉宋間散佚之明證.鄭樵的話.剛剛說倒了.大抵替淸商割地.始自吳競.而鄭樵郭茂倩沿其誤.今據王僧虔沈約所記載.復還其舊.又宋志於三調之外.復有所謂「大曲」「及楚調」其性質如何.雖難確考.既王僧虔以類相次.則宜並屬淸商.至通典所載淸商諸曲.則專就唐時現存者言.淸商在南朝遞有增加.至唐時則遠代之漢魏曲盡亡.存者僅近代之梁陳曲耳.今依鄙見別造樂府類別表如下.





各種樂府除房中郊祀辭譜同時並製。郊祀多出當時著名文學家手筆外。自鐃歌以下。皆宋志所謂『采自街陌謠謳』所謂『始皆徒歌既而被諸弦管。』故欲觀兩漢平民文學。必以樂府為其淵海。房中郊祀鐃歌前已具錄。左方所錄。斷自鼓角橫吹以下。

左方所錄。全採樂府詩集之標題「古辭」者。「古辭」之名。起於宋志。後之錄樂府者皆襲之。宋志定「古辭」界說謂『並漢世街陌謠謳。』惟樂府詩集所錄古辭。多於宋志一兩倍。未必盡出漢代。今以意別擇其確知為魏晉後作品者不錄。界在疑似間者姑錄之。仍以鄙見間加考證焉。

隴頭（橫吹）

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右一篇樂府詩集編入梁鼓角横吹曲中然樂府古題要解稱漢横二十八曲魏晉間存者十曲隴頭在焉此詞矯健樸茂雖未必便出李延年要是漢人作品

出塞（横吹）

侯騎出甘泉奔命入居延旗作浮雲影陣如明月弦

漢横吹二十八曲據晉書樂志言當時存者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今存者只此一曲歌辭尙好但對偶聲病頗謹嚴頗疑是齊梁後作品最早亦不過晚漢人擬作若謂出李延年我斷不敢信

紫騮馬（横吹）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紫騮馬這調也是胡角横吹但屬後人所加不見李延年廿八曲之內樂府解題說何時所加卻無可考了此歌樂府詩集載在梁胡角横吹項下全首之前尙有八句又引古今樂錄云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辭然則非梁時作品明矣依我看全首風格樸茂可以認爲漢作至其詞之沈痛又在杜老三別之上不用我贊美了

箜篌引（相和六引之一）

崔豹古今注云『箜篌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而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聲甚悽愴曲終亦投河死子高還以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這歌不用一點詞藻也不著半箇哀痛悲愴字面。僅僅十六箇字。而沈痛至此。眞絕世妙文。

江南曲。（一名江南可采蓮）（相和）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這歌像是相和歌中最古者。所以各書論及相和歌歷史。便首舉之。歌辭也不見什麼特別好處。但質樸得有趣。

薤露。蒿里。（相和）

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蒿里誰家地。聚散魂魄無賢愚。（樂府詩集云『蒿里山名在泰山南』）鬼伯一何相催促。人民不得少踟躕。

此二歌是否必出田橫門人雖不可知。要當在李延年以前。實漢歌中最古者。

雞鳴。（一名雞鳴高樹巔）（相和）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一解）

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闌。堂上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復出郭門王。（案此二句似有訛字）（二解）

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解三）

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路傍。黃金絡馬頭。頮頮何煌煌。（解四）

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解五）

右歌舊不分解。今分作五解。每解六句。各解似皆獨立。文義不相連屬。又間有全句和別的歌大同小異者。殆當時樂人喜唱之語。故不嫌犯複。漢魏六朝樂府多如此。

烏生。一名烏生八九子名烏生十五子　（相和）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案烏而云端坐用語奇特唶。我。案此歌連用「唶我」二字凡五處頗難解竊疑「我」即「哦」與「唶」字同爲感歎辭重疊歎之「秦氏家有遊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案彊當爲弓之異名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卽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尙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尙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尙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此歌大旨言世路險巇。禍機四伏。難可避免。因睹烏子而觸發。故詳敍其事而述所感。復推想到白鹿黃鵠鯉魚作陪。以廣其意。末二句點出實感。

平陵東。　（相和）

古今注云。『平陵東。漢翟義門人所作』。樂府解題云。『義。丞相方進之少子。爲東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漢。舉兵誅之。不克。見害。門人作

歌以怨之也。』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陌上桑三解。一名日出東南隅一名豔歌行　（大曲）

古今注言羅敷邯鄲人為千乘王仁妻。不知何據。孔雀東南飛亦有羅敷名。蓋當時用以代表好女子。其事實可不必深考也。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憙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觀羅敷。（一解）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二解）

『東方千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三解）

樂府詩集原注云，『三解前有豔，歌曲後有趨。』案，「豔」與「趨」皆音樂中特別名詞。樂府中在末一解之前有「豔」，全曲之末有「趨」，「趨」者不少。

這首歌幾乎人人共讀，用不著我贊美的批評。我感覺最有趣的是第三解，沒頭沒腦的贊他夫壻大吹特吹，到末句戛然而止。這種結構絕非專門詩家的詩所有。晉傅玄有豔歌行，將此歌改頭換面，末兩句作爲羅敷告使君語云，『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眞臭腐得不可嚮邇。『嗚呼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王子喬 （相和吟歎）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
王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雲臺
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究天祿永康寧
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相和吟歎曲」凡四曲。曲目見前表古辭現存者只此一曲。辭並不佳，且有訛字，因其稀罕，故錄之以備歷史。

長歌行其一 （淸商平調）

靑靑園中葵，朝露待日晞。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歸。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此歌音節諧順，絕似建安七子詩，與其他漢樂府氣格不同，但既相傳爲古辭，或是晚漢作品耳。

長歌行其二 （淸商平調）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日康強。髮白更黑。延年壽命長。

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棘。夭夭枝葉傾。黃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泣下沾羅纓。

此歌樂府詩集連寫作一首。細繹文義。似確是兩首。當是傳抄者誤會耳。拆作兩首每首字句與「青青園中葵」那首正相等前一首純屬漢樂府音節。後一首已帶建安詩風。

猛虎行。（清商平調）

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游子為誰驕。

此歌樂府詩集不錄入正文。惟於魏文帝猛虎行之前著一小序引及之。未知其辭是否止於此。

君子行。（清商平調）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勞謙得其柄。和光甚獨難。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哺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此歌全屬建安詩風。且亦不見佳。

豫章行。（清商清調）

白楊初生時。乃在豫章山。上葉摩青雲。下根通黃泉。涼秋八九月。山客持斧斤。我□何皎皎。梯落□□□。根株已斷絕。顛倒巖石間。大匠持斧繩。鋸墨齊兩端。一驅四五里。枝葉自□捐。□□□□□。會為舟船燔。身在洛陽宮。根

在豫章山，多謝枝與葉，何時復相連。
吾生百年口，自口口口俱，何意萬人巧，使我離根株。（空格皆原闕）

此歌與烏生八九子同一意境，氣格亦略相類。

董逃行五解（清商清調）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大難言，遙望五嶽端，黃金為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解一）
百鳥集來如烟，山獸紛綸，麟辟邪，（案辟邪獸名也）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攣。（解二）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案此七字疑有訛奪）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得一命延，』（解三）
教勅凡吏受言，『採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案謂使兔擣藥蝦蟆丸之丸者搓使成圜也）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神仙，』（解四）
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續漢書五行志云，靈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風俗通云，『董卓以董逃之歌，主為己發，大禁絕之，』古今注云，『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終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為歌章，樂府奏之，』超案，「董逃」二字本有音無義，殆童謠尾聲用以湊節拍，如「丁當」耳，董卓心虛迷信，因其同音，認為己讖，如洪憲時禁賣元宵（消袁）也，但我們因此可以推定「上謁高山」之歌出現在董卓後，恐是漢樂府中最晚出的了。

相逢行。一名相逢狹路間 一名長安有狹邪（清商清調）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尊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為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盈道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

此歌與雞鳴高樹巔多相同之語句。竊疑兩首中必有一首為當時伶人所造。採集當時通行歌語而譜以新調。樂府中類此者尚多。

樂府詩集別錄有長安有狹邪古辭一首。其詞與此首大同小異。兩調本屬一調。今不復錄。

六朝人用法調襲此歌改換數字成篇者不下十數家。荀昶、梁武帝、梁簡文帝、庾肩吾、王冏、徐防、張率……等。俱見樂府詩集。眞是文章孳海。辛稼軒詞調寄清平樂云『茆簷低小。溪畔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正從這首歌的「三婦」脫胎出來。像這樣的模仿。纔算有價值呢。

善哉行六解。（清商瑟調）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

經歷名山。芝草翩翩。仙人王喬。奉藥一丸。（二解）

自惜袖短。內同納手知寒。慙無靈輒。以報趙宣。（三解）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飢不及飱．（四解）

歡日常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五解）

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雲端．（六解）

此首在四言樂府中音節最諧美．和魏武帝的對酒當歌頗相類．想時代相去不遠．但魏武別有善哉行數首．此首必在其前耳．第一解語頗酸惻．生當亂世汲汲顧影的人確有這種感想．

隴西行．一名步出夏門行（清商瑟調）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皇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爲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不』．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粗飯』．愼勿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樂府中意境新穎．結構瑰麗．全首無一懈弱之點者．莫如陌上桑和這篇．這篇以隴西爲題．想是寫隴西風俗．寫的是一位有才幹知禮義的主婦．卻從天上人「顧視世間」的眼中看出來．寫天上話不多．境界卻是極美麗閑適．寫主婦言語舉動．瑣瑣如畫．卻無一點堆垛．可謂極技術之能事．

步出夏門行．即前調（清商瑟調）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爲

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楡。桂樹夾道生。青龍對伏趺。

這首末四句和前首起四句全同。兩首不知孰先孰後。當時樂府並不嫌字句抄襲。只要全首組織各有各妙處。

折楊柳行四解。（大曲）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一解）
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二解）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三解）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下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四解）

此首堆積若干件故事。別是一格。詞卻不佳。

東門行四解。（大曲）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二解）
「共餔糜。上用（以也因爲也）倉（同蒼）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言上要對得起蒼天下要替兒女積福）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三解）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行吾。（此二字不可解疑吾讀作「乎」感歎辭）去爲遲。（此三字亦不甚可解疑有訛奪）平愼行。望君歸。」（四解）

此篇寫一有氣骨的寒士家庭。人格嶽嶽難犯。愛情卻十分濃摯。又是樂府中一別調。

樂府詩集於此篇之前尙錄有西門行古辭一篇凡六解『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云，但原書引古今樂錄謂『據王僧虔技錄，古西門一篇今不傳』然則僧虔時該詩已佚矣詩集所錄，乃據樂府解題者，但該詩辭意淺薄，采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添補而成，似非古辭，今從僧虔，不錄。

飲馬長城窟行。（淸商瑟調）

靑靑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詩玉臺新詠題爲蔡邕作，但樂府詩集據解題仍題古辭，格調純類五言詩，想時代定不甚早，邕作之說或可信。

上留田行。（淸商瑟調）

古今注云，『上留田地名也，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鄰人爲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

里中有啼兒，似類親父子，謂親父所生之子回車問啼兒，慷慨不可止。

底下所錄婦病孤兒兩首以繁語寫實感，此首以簡語寫實感，各極其妙。

婦病行。（淸商瑟調）

婦病連年累歲，傳呼丈人前一言，當言未及得言，不知淚下一何翩翩，『屬累君兩三孤子，莫我兒飢且寒，有過愼勿笪音撻笞，行當折搖，思復念之，』此句疑有誤字

亂曰。抱時無衣。襦復無裏。閉門塞牖舍。孤兒到市。道逢親交。（疑當作父下同）泣坐不能起。對父（原作交今以意改）啼泣淚不可止。

我欲不傷悲。不能已。探懷中錢持授父（原作交今以意改）入門見孤兒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行復爾耳。棄置勿復道。

病婦臨終言『勿令兒飢寒』亂曰以下。正寫兒飢寒之狀。有兩三孤子。故稍長者能到市逢親父。幼者啼索母抱。父始終未歸故。旁觀者『徘徊空舍。』嘆惜「棄置」

孤兒行。（一名放歌行）（淸商瑟調）

孤兒生。孤兒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坐駟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此三字難解。當是謂父母影堂）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草鞋）愴愴履霜。中多蒺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渫渫。清涕纍纍。

冬無複襦。夏無單衣。

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

亂曰。里中一何譊譊。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

這首歌可算中國頭一首寫實詩。妙處在把瑣碎情節委曲描寫。內中行汲收瓜兩段。特別細敍。深刻情緒自

然活現。是寫生不二法門。

雁門太守行八解。（清商瑟調）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民少行官學通五經論（一解）
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二解）
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篇著里端（三解）
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鍪予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論（四解）
無妄發賦念在理冤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理竿（五解）
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得其人（六解）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淸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近所聞（七解）
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八解）

此歌專頌一地方官功德（所頌爲王渙字稚子後漢書有傳石刻中存有王稚子闕銘）體例與他歌皆異。歌並不佳。但既爲漢人作品。仍錄之以備一格。

豔歌何嘗行四解。（一名飛鵠行）（大曲）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解）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穨。』（三解）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羣侶．淚下不自知．（四解）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原注云「念與」下爲趨

此歌著語不多．然伉儷摯愛．表現到十二分．『五里反顧．六里徘徊』『吾欲銜汝．吾欲負汝』等句．我們悼亡的人．不能卒讀．

此歌分五段．而舊本只云「四解」．原注又謂『念與下爲趨』．然則末段十句非本文矣．古今樂錄引王僧虔云『大曲有豔．有趨．有亂．豔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樂府詩集引案「趨」或有歌辭在本文中．爲附庸．或並無歌辭．由樂工臨時增入以湊音節．如日出東南隅等篇．原注云『曲後有趨』．而其趨辭無傳．想是聽樂工自由增入也．本篇前四解皆「豔」．爲本文．後十句之「趨」則附庸．又最末兩句『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與全文意義不相聯屬．殆樂工臨時增唱者．樂府中類此者甚多．相逢狹路間之末兩句『丈人且安坐調絲未遽央』性質亦與此同樂工唱完還一曲說道還有他曲請安心等等云耳『調絲』並不連上句之『挾瑟』兩字

豔歌何嘗行五解．（大曲）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一解）

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二解）

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馺馺．往來王侯長者遊．（三解）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摴蒱六博．對坐彈棊．（四解）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五解）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原注云「少小」下為趨曲，前為豔）

這首亦有很長的「趨」，不在原曲五解中。注所謂『曲前為豔』，疑當作「前曲」；蓋謂「趨」以前之曲皆「豔」耳。這首的「趨」和前曲不相連屬，當是伶工臨時雜湊「滄浪天」「黃口小兒」等語，明明割裂東門行湊成。

豔歌行　（清商瑟調）

古今樂錄曰：『豔歌行非一，有直云豔歌，即此豔歌行是也。若羅敷、何嘗、雙鴻、福鍾等行，亦皆豔歌。』（樂府詩集引）案：普通大曲曲前有豔，或末作之前有「豔」。此歌及羅敷、何嘗等四章，殆全曲皆「豔」的音節，故專以「豔歌」名。後人指香奩體為豔歌，誤也。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得賢主人，覽取為我綻。夫壻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纍纍，遠行不如歸。

此詩結構頗有趣。說的一位作客的人流寓在別人家，那家的男人卻亦出去作客。末句『遠行不如歸』總結兩客。

豔歌行。（清商瑟調）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持作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歎，問是何山材。誰能刻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蘇合香。本是南山松，今

爲宮殿梁。

此歌與豫章行同一命意。但辭不逮彼。

豔歌。（淸商瑟調）

今日樂相樂。相從步雲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鯉魚。靑龍前鋪席。白虎持榼壺。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璫。織女奉瑛琚蒼霞揚東謳。淸風流西歈。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輪輿

此歌樂府詩集不錄。據馮惟訥古詩記補入。此歌專講享受自然界之美。頗富於想像也。但以格調論。除首二句外。全首對偶。末四句頗傷彫飾。疑非漢作。姑存之。

白頭吟。（大曲）

皚如山上雪。皎似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樂府詩集載「晉樂所奏」此曲凡分五解。首四句爲第一解。次四句爲第二解。但在解前添『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二句共六句。此下添『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四句爲第三解。『淒淒復淒淒』四句爲第四解。『竹竿』以下爲第五解。但末又添四句『齕如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所添之句殊拙劣。且或與原辭文義不屬。此皆樂工增改原文以求合音樂節拍。如元

入曲本。明清伶人動多增改也。其所增改。或插入別的歌謠零句。如『郭東亦有樵』四句便是。或樂工自己雜湊。如『平生共城中』二句及末四句便是。樂府中類此者當甚多。後人或因其文義不連屬斥爲不通。或又驚奇之以爲特別好章法。皆無當也。

此詩文選採載。題爲卓文君作。二千年來幾公認爲正確的故實。所以凡論五言詩者。率推枚乘蘇李及此詩爲最古之作。卓文君作白頭吟事。始見於西京雜記。雜記爲晉以後人僞書。久有定論。然則此事確否已難徵信。就算是確。那原辭恐決不是如此。此詩每四句一轉韻。音節諧媚。最早也不過東漢末作品。西漢中葉斷無此音調。王僧虔技錄不著作者姓名。但題古辭。（樂府詩集據古今樂錄引）然則六朝初年人並不認爲文君作也。

怨詩行。（楚調）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滿歌行。（大曲）

爲樂未幾時。遭時險巇。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苦難爲。遙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塡心。誰當我知。
戚戚多思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敢。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暮秋烈風。昔蹈滄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奉事二親。勞心可言。窮達天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垂千秋。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石見火。居代幾時。爲當懽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此歌並不佳。年代似亦不古。

右所錄除鐃歌外凡橫吹曲一首相和引一首相和歌七首相和吟歎曲一首清商平調四首清商清調三首清商瑟調十首楚調一首大曲八首共二十九首皆兩漢古辭曾製譜入樂而其音節至魏晉時猶傳者（樂府新集每首之下皆注「右魏樂所奏」「右晉樂所奏」字樣蓋本諸古今樂錄）

獨漉六解（拂舞）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一解）
雍雍雙雁游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二解）
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三解）
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四解）
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五解）
猛虎斑斑游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六解）

此拂舞五曲之一也南齊書樂志僅錄第一解云『晉時獨漉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此歌爲何時作品難確考晉書云『拂舞出自江左』而吳兢云『讀其辭除白鳩一曲餘並非吳歌未知所起』然則亦漢魏古辭矣齊志復引伎錄所載曲詞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尚可貪汙殺我』未知與此孰先

淮南王（拂舞）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
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

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黃鵠還故鄉。

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此亦拂舞五曲之一。古今注謂『淮南王安死後。其徒思戀不已而作』但辭靡意淺。斷非西漢作品。或東漢末樂伶所造耳。

此外舞曲歌辭今有者尚有兩篇。皆「聲辭雜寫。不可復辨。」(古今樂錄語) 其一爲漢鐸舞曲。『昔皇文武邪彌彌舍誰吾時吾行許……咄等邪烏素女有絕其聖烏烏武邪』凡百八十一字。一爲漢巾舞曲『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凡三百零三字。在王僧虔沈約時已如讀天書。我們更不用說了。

俳歌。(一名侏儒導) (散樂)

俳不言不語。呼俳噏所。俳適一起。狠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斷膚耳。馬無懸蹄。牛無上齒。駱駝無角。奮迅兩耳。

此歌見齊志云『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作品年代無考。但侏儒演劇。漢武帝時已成行。這首歌辭也像很古。

右兩首亦有音樂爲節。但已不算正式樂府。

蜨蝶行。(雜曲)

蜨蝶遨遊東園。奈何卒逢三月養子鷰。接我苜蓿間。持我入紫深宮中。行纏之傅欂櫨間。雀來。鷰鷰子見啣哺來。搖頭鼓翼。何斬奴軒。

這歌有些錯字不甚可讀作爲被燕子捉去的胡蝶兒口吻頗有趣。

悲歌。（雜曲）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纍纍。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歌辭一句一字都有鬱鬱纍纍氣象樂府中無上妙品。

前緩聲歌。（雜曲）

水中之馬必有（此二字無甚意義或涉下文而衍）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石荆根株數得覆天當復思——（此十四字中似有訛舛）
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後來——（此處當有訛字或脫句）
長笛續短笛欲令皇帝陛下三千萬歲（末二句伶工作吉語）

東飛伯勞歌。（雜曲）

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誰家兒女對門居開顏發豔照里閭南牕北牖挂月光羅帷綺帳脂粉香女兒年歲十五六窈窕無雙顏如玉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

這首歌是好的惟音節太諧協和梁武帝河中之水歌照行路難那一類詩極相近我很疑是六朝作品但既相傳是古辭姑錄於此。

焦仲卿妻。（一名孔雀東南飛）（雜曲）

原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沒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而爲此辭也.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疋.大人故嫌遲.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啓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啓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槌牀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吾語.』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

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無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決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

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牀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駱驛如浮雲，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鏤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執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但復在旦夕，』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

漸見愁煎迫。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挂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傍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這首詩幾於人人共讀。用不著我贊美了。劉克莊後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敍事詩。應為六朝人擬作。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子細研究。六朝人總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於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詩。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成立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

此詩與病婦孤兒兩行。同為樂府中寫實的作品。但其中有大不同的一點。婦病孤兒純屬『街陌謠謳』——質而言之。純是不會做詩的人做的。孔雀東南飛卻是會做詩的人做的。所以那兩首一句一字都是實在狀況。這一首就不免有些緣飾造作的話。篇中『妾有繡腰襦』一段。『著我繡裌裙』一段。『青雀白鵠舫』一段。後來評家極力贊美。說他筆力排奡。為全篇生色。這些話我也相對的承認。因為全首一千多字都屬談話體。太乾燥了。以文章技術論。不能不有幾段鋪敍之筆瑰麗之辭。但可惜這類鋪敍和寫實的體裁已起了衝突了。因為所鋪敍的富貴氣太重。和「小吏」家門不稱。又如『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分明和上文『共事二三年。始爾未為久』兩句衝突。小姑那裏會長得這樣快呢。又如『東

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分明是借用日出東南隅那首詩的典故。怎麼「東方千騎夫壻上頭」的羅敷還會在閨中待字。又恰是廬江小吏的「東家」呢。凡此之類。都是經不起反駁的。文人憑他想像力所及。隨意揮灑。原是可以的。笨伯吹毛挑剔。固是「癡人前說不得夢」。但這詩既是寫實。此類語句。終不能不說是自亂其例。總之這首詩是詩人之詩。不免爲技術而犧牲事實。我們不必爲諱。

枯魚過河泣　（雜曲）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

絕似一首絕句。但音節還近古。或是晚漢作品。

咄唶歌。一名棗下何纂纂　（雜曲）

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欲初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此字疑有誤）誰當仰視之。

無題　（雜曲）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

胡地多飇風。樹木何修修。

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此歌樂府詩集不載。據古詩紀補入。疑與前所錄悲歌爲同時作品。

右雜曲七首。皆無樂譜傳在魏晉間者。鄭樵謂之遺聲。謂本有譜而後來失卻也。但如孔雀東南飛等長篇。我們敢決其自始卽未嘗入樂。何從得有譜來。鄭樵主張詩樂合一說太過。致有此偏見耳。雜曲之名。郭茂倩所

用今從之

右所錄先後次第俱依樂府詩集以歌曲之種類相從凡橫吹相和大曲拂舞散樂雜曲共口十口首合諸房中歌十七首郊祀歌十九首鐃歌十八首兩漢樂府盡於此大約總數不能逾百首內中尙有年代可疑或應屬六朝作品者若干首有與五言詩界限不甚分明者若干首

就篇幅之長短統計則最短者爲箜篌引僅十六字最長者爲孔雀東南飛口千口百口十口字其餘則二十字以上口首五十字以上口首百字以上口首二百字以上口首五百字以上口首

就句法之長短統計則全首三字句口首全首四字句口首全首五字句者口首全首七字句者口首長短句相雜者口首

右各篇有作者姓名可考者惟郊祀歌中靑陽朱明西顥玄冥四首漢志明載爲鄒陽作其餘十五首爲「司馬相如等」所造已不能確指某首屬某人其飲馬長城窟行則見蔡邕集玉臺新詠亦指爲邕作此外則作者一無可考沈約所謂『皆漢世街陌謠謳』當屬實情故欲觀兩漢平民文學必以樂府爲總匯

既無作者姓名那麼各篇的年代先後自然也無從稽考若勉强找過標準則郊祀歌我們已知決爲漢武帝時作品鐃歌假定是武昭宣間作品可拿來作西漢中葉風格的代表飲馬長城窟假定是蔡邕作可拿來作東漢末風格的代表（還有次第所錄曹氏父子各篇也可作這時代的代表）用這兩把尺來將各篇子細一量總可以看出些消息但也不過略知其概罷了正確的標準到底沒有依我的見地樸拙的作品也許東漢時還有流媚的作品敢說西漢時必無

三　建安黃初間有作者主名之樂府

漢樂府除武帝時所造郊祀雅歌外。餘皆采自街陌謠謳。作者之名。靡得而指。及建安末。風流文采。盛於鄴下。其尤卓犖者稱「七子」。(見第三卷)而曹氏父子兄弟——武帝操文帝丕陳思王植爲之領袖。於是五言詩規模大備。而樂府之作亦極盛。其時則杜夔深通古樂。而左延年善爲新聲。皆在操幕府。黃初太和間則朱生。宋識。列和等以知音奉事宮廷。凡操丕所作詩歌。率皆被諸弦管。其譜則依漢舊者十之七八。而新創者亦十之二三。但其時詩風已一變。樂府與五言詩幾不復可分矣。今取宋書樂志所錄操丕植諸篇爲當時伶官所奏者。擇其尤異錄若干首。其宋志不載者。雖用樂府舊題。仍歸諸次卷。

魏武帝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今亳縣)漢桓帝永壽元年生。建安二十五年死。年六十六。(西紀一五五——二二〇)事蹟具史志。不待贅述。操雖以功業顯。然學問極博。文翰尤長。自言年二十餘。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秋夏讀書。冬春射獵。若將終身焉。有集　卷。見隋志。久佚。明張溥輯爲　卷。

短歌行。(相和平調)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古始造酒者)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宋志載晉樂所奏。無『呦呦鹿鳴』及『月明星稀』兩首。蓋短歌行僅有六解。刪原詩以就音節也。

步出夏門行。（即隴西行）（相和瑟調）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石。心惆悵我東海。（宋志原注云『雲行至此爲豔』超案此原詩小序豔豔者豔之爲導引也）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永志。（一解）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裴回。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鴻雁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思。（二解）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難行。錐不入地。豐藾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三解）河朔寒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

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四解）

每解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二句。當是入樂時用以湊音節。是否原文所有。不敢斷定。（宋志尙載魏武秋胡行四解每解末句當復首句『晨上散關山』末二句云『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二解以下同亦當是添句湊音節與此同例）

右兩篇在四言詩中。算是韋孟鄒陽以後一大革命。大抵兩漢四言。過於矜嚴。遂乏詩趣。或貌襲三百篇。益成陳腐。魏武此兩篇以當時五言的風韻入四言。遂覺生氣遠出。能於三百篇外別樹一壁壘。子建五言雖獨步一時。至其四言——如責躬應詔等篇。實遠出乃翁下。也可與抗衡者。惟前節所錄漢樂府中來日大難一篇耳。然吾頗疑彼篇爲魏武同時作品。且或在其後。

『東臨碣石』『神龜雖壽』兩章。是作者人格的表現。以『冬春射獵秋夏讀書』之一少年。遭逢時會。戡定禍亂。卒至騎虎難下。取漢而代之。於豪邁英鷙中。常別有感慨懷抱。讀此兩篇。髣髴見之。

苦寒行六解。（相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一解）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二解）
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四解）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五解）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宋志每解前二句皆疊寫。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殆入樂時須疊唱一徧乃合節奏也。

此歌蓋北征烏桓時所作。

薤露。（相和）

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爲哀鳴。

蒿里。（相和）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右三首皆純五言詩。被以樂府節奏。魏武五言甚平常。不及子建遠矣。

陌上桑。（相和）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此歌句法絕似荀子成相篇。

試將前節所錄薤露蒿里陌上桑三曲對照。可見同一曲調。而句法字數可以相去懸絕。

氣出倡。（相和）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遨遊

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惶惶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華陰山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起起舞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煙乘雲駕龍鬱何務務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遊君山甚爲眞磪磈砟硌爾自爲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相守

此歌不盡能句讀字句亦有一二處不可解想是因入樂有添字添句或傳鈔更有小譌錄之以備魏武長篇宋志錄魏武歌辭凡十五篇今未錄者九篇一精列二度關山三對酒（以上相和）四短歌行別一篇五秋胡行二篇六塘上行（以上平調）七善哉行二篇（以上瑟調）附其目於此

魏文帝曹丕

丕字子桓操子靈帝中和三年生黃初七年死年四十（一八六—二二六）

秋胡行（清調）

泛泛綠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淸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

善哉行。（瑟調）

上山採薇。薄暮苦饑。谿谷多風。霜露沾衣。（一解）
野雉羣雊。猴猿相追。還望故鄉。鬱何壘壘。（二解）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三解）
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四解）
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遊。（五解）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六解）

此篇筆力不讓乃翁。

善哉行。（瑟調）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絃激新聲。長笛吐清氣。（一解）
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二解）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皆卒。居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三解）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衆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羇。冲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爲。（五解）

燕歌行七解。（平調）

秋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一解）

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多思腸，（解二）
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滯他鄉，（解三）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解四）
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解五）
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解六）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解七）

宋志所載魏文燕歌行二篇，格調相同，今錄其一，

七言詩的發達，實際上比五言詩爲更早，而初期的七言，大率皆每句押韻，如楚辭的招魂，自『魂兮歸來入脩門些』以下，若每句將「些」刪去，便是一七言長篇，如漢房中歌之『大海蕩蕩水何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漢郊祀歌天門章之『函蒙祉福常若期，寂寥上天知厥時，……』以下八句，景星章之『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以下十二句，都是每句押韻的七言，不必引別體的柏梁詩，方足徵七言起於盛漢也，但招魂既別有語助辭，房中郊祀諸歌每章中亦有三四五言相雜，故嚴格的七言，第一家當推張平子四愁，第二家便是魏文這兩篇燕歌，而燕歌格調，尤爲唐人七古不祧之祖，在文學史上，永遠有他的特殊地位。

上留田，（瑟調）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

田今爾歎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這首和梁鴻五噫及靈帝末董逃童謠同一格調。

秋胡行。（清調）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酒停杯寄言飛鳥告予不能俯折蘭英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若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之步立踟蹰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陌上桑。（相和）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荆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寑蒿草蔭松柏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曹植。（植小傳見第四卷）

野田黃雀行。（宋志原注云『箜篌引亦用此曲』）（相和）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一解）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二解）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三解）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復何憂。（四解）

本集『驚風飄白日』兩句在『盛時不可再』兩句之上。

明月（楚調）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集作云是）客子妻．夫（集作君）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集無此二句）君爲高山柏．（集作「君若清路塵」）妾爲（集作若）「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集無此四句）(四解)

浮沈各異路．（集作「會合當何勢」）「會合當何（集作何時）」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集作「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集作「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集無此二句）(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集無此四句）(七解)

右一首據宋書樂志鈔錄．而以本集校注其下．本集與文選玉臺新詠皆同．其爲原文無疑．宋志本添出十二句．改字八處．所添都是狗尾續貂．所改都是點金成鐵．如「清路塵」「濁水泥．」一浮一沈．」永遠碰不著頭．眞是妙語．改爲「高山柏」已經索然無味．中間插上「北風蕭蕭」四句．把文氣隔斷．下文「浮沈」二字便成了沒頭沒腦．「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意思是要把自己變成風．自由自在的一飛就飛到你懷裏．改爲（吹我入君懷）自己變了風．又自己吹自己．成何說話．至於篇末添那六句．毫無意義．更不待言了．這都是因爲伶工要湊合歌調的節拍．把美妙的作品來削趾適履．正如西廂記牡丹亭被唱曲的改得一塌糊塗．漢魏樂府中．像這樣的諒來很不少．可惜不能逐篇的原文而校之耳．後來評注家．碰著字句不通的地方．强爲解釋．碰着語氣不連屬的地方．說他章法奇妙．眞是夢囈．怕這些話誤人不淺．所以不嫌累贅．詳校這一首爲例．

曹子建（植）用樂府舊調名所做的詩。還有二十餘首。但實際上和他別的五言詩一點分別也沒有。所以我在這裏只錄宋志所載兩篇做箇結束。其餘還放在第四卷「建安七子詩」那章。庶子建詩風的全豹較容易看出。讀者勿責我自亂其例。

陳琳

琳字孔璋——廣陵人。琳初為袁紹記室。為紹草檄討曹操。備極醜詆。術敗。復事操。仍掌書記。其文極優美。詩現存者僅下列之一首。

飲馬長城窟行。（瑟調）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章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哺君獨不見長城下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此一首純然漢人音節。竊疑此為飲馬長城窟本調。前節所錄「青青河畔草」一首。或反是繼起之作。辭沈痛決絕。杜甫兵車行不獨仿其意境音節。並用其語句。

周秦時代之美文

第一章　詩經之篇數及其結集

我們最古的文學寶典——詩經由三部分作品結集而成。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風居全部過半數。雅約居三分之一頌不及六分之一漢初相傳之卷數篇數如下。（注一）

卷一　周南十一篇
卷二　召南十四篇
卷三　邶鄘衞風三十九篇
卷四　鄶風四篇
卷五　鄭風二十一篇
卷六　齊風十一篇
卷七　魏風七篇
卷八　唐風十二篇
卷九　秦風十篇
卷十　陳風十篇

卷十一　曹風四篇

卷十二　豳風七篇

卷十三　王風十篇

卷十四至二十　小雅七十四篇

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大雅三十一篇

卷二十四至二十六　周頌三十一篇

卷二十七　魯頌四篇

卷二十八　商頌五篇

右風六十篇

雅百五篇

頌四十篇

凡三百五篇

（注一）毛詩卷數篇數及篇第與三家詩異同考

漢書藝文志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云『毛詩故訓傳三十卷』今所傳者則毛詩三十卷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卷大雅周頌各三卷魯商頌各一卷三家詩則邶鄘衞共一卷國風僅十三卷合爲二十八卷也案左傳襄二十九年記吳公子札聘魯觀樂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以邶鄘並爲衞風是古說三國不分之明證故漢書地

理志亦為『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可見此為兩漢經師相傳通說。今試取毛傳所析出之邶鄘兩國詩細讀之。到處皆衛國史蹟。事實無從分析。析一為三。毛氏之陋耳。

又十五國風之次第。今本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王。七鄭。八齊。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陳。十三檜。十四曹。十五豳。鄭玄詩譜則合周召為一。合邶鄘衛為一。而檜在鄭前。王在豳後。蓋亦三家之舊。

又召南之采蘩采蘋。緜次本相連。毛本則以草蟲間之。周頌之桓本在賚後。毛本倒置。小雅之采薇出車皆宣王時詩。毛本則以次於文王時。此皆篇第之宜改正者。

又詩本僅三百五篇。而毛本篇目則有百十一篇。其異同蓋起於六笙詩——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之存佚問題。毛傳於此六篇云。『有其義而亡其辭。』其意似謂本有其文而後乃亡佚者。故以編入「鹿鳴之什」「白華之什」。遂為三百十一篇。後此晉束晳作補亡詩。即沿此誤。殊不知笙詩本有譜無辭。孔子以前即已如此。（鄭樵樂略辨之最明）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凡漢人所述皆言三百五篇。無言三百十一篇者。足見毛說之不可信。

這三百零五首詩。把不同時不同地之許多人的作品編為一集。體裁頗類後此之文選玉臺新詠等。然則編輯成書者究屬何人實為我們急欲知道之一問題。可惜這問題徧考古書到底不能有確實的答案

後世盛傳孔子刪詩書之說。此說起於司馬遷的孔子世家。他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重複也）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依他說。這是孔子六十四歲自衛反魯以後的事。這話若真。則是孔子把許多古詩加一番選擇。十汰其九。勒成今本。絕似手選文選的昭明太子了。但細查事實。大有可疑。孔子設教。不始晚年。而「子所雅言」。詩實居首。若果晚而刪定。則未刪以前。孔門所誦習。應為三千餘首之舊本。何以論語一則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再則曰『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凡說到詩皆舉三百之數呢。況孔子以前人徵引詩文者甚多。大抵不出今本之外。魏源嘗列舉國語引詩三十一條。不見今本者僅一條。左傳引詩二百十七條。不見今本者僅十條。（內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所引者四條今佚者兩條列國公卿所引百〇一條今佚者五條列國歌詩贈答七十條今佚者三條）彼左國兩書所記引詩之人。其先孔子生或數十年或數百年。何故引來引去總不出今本範圍之外。因此可見三百篇之溯爲定本在春秋時久已盛行。絕非孔子所能去取加減。刪詩之說。實出漢儒附會。欲尊孔子而反以誣之耳。（看魏源詩古微卷一夫子正樂論中篇）

然則這部書到底編自何人定自何時呢。據周官禮記諸書所說。周王室有太師太史大司樂等官。專管采詩陳詩教詩之職。詩經中一部分爲周代全盛時的官定本。殆無可疑。但三百篇大半出於衰周。其東遷以後作品且將及半。最遲者乃至在春秋襄昭之際。其時周王已久成虛位。是否還有權力及餘裕做這種畫一的文化事業。實屬疑問。若勉強臆測。或者魯史官因周京舊本隨時增益以成今本。左傳記吳季札適魯觀樂。爲之徧歌各詩。其名目次第與今本略同。像給我們透幾分消息。但此外別無有力的證據。終不敢斷其必然。古代最有價值的作品大半找不出主名。與其穿鑿毋甯闕疑罷了。

附　釋「四詩」名義

相傳有一副對子『三才天地人。』以爲再不會有人對的。後來有人對個『四詩風雅頌。』公認爲古今絕對。三件東西而占有四個數碼。恐怕誰也不能說是合理罷。四詩變成三詩起自何時。史記孔子世家說『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把大小雅分而爲二以湊足四數。僞毛序因襲其說。

又把風雅頌賦比興列爲六義，越發鬧得支離。其實詩經分明擺著四個名字：有周召二「南」，有邶至豳十三「風」，有小大二「雅」，有周魯商三「頌」。後人一定把「南」踢開，硬編在「風」裏頭，因爲和四數不合，又把「雅」劈而爲二，這是何苦來呢。

我以爲「南」「風」「雅」「頌」是四種詩體，四體的異同，是要從音樂節奏上纔分得出來。後世樂譜失傳，無從分別，於是望文生義，造出許多牽强的解釋，乃至連四詩的數目也毀掉了一個，眞是怪事。今請把我所蒐集的證據——雖然很貧薄——重新釋其名義如下。

一　釋南

僞毛序說，『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朱熹因此說了許多『南國被文王之化』，煞是可笑。二南是否文王時代的詩，已經是問題。（三家詩都說不是）就算是文王德化大行，亦只能說自西而東，那裏會自北而南。就令自北而南，也沒有把「南」字做詩名的道理。明是衞宏不得其解，胡說亂謅罷了。詩鼓鐘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雅」既爲詩之一體，「南」自然也是詩之一體。禮記文王世子說『胥鼓南。』左傳說『象箾南籥。』都是一種音樂的名，都是指這一種詩歌。

這種詩歌何以名爲「南」，頗難臆斷。據鼓鐘篇毛傳說『南方樂曰南。』或因此得名，亦未可知。但此說縱令不錯，也不能當南北的南字解，因爲這個「南」字本是譯音。周禮旄人鄭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作『南方之樂曰任。』與北方之「昧」，西方之「侏離」並舉，「南」「任」同音，恐是一字兩譯。因此我又連帶想到兩個字：漢魏樂府有所謂「鹽」者——如昔昔鹽，黃帝鹽，烏鵲鹽，哭厥鹽之類，六朝唐樂府及宋詞有所謂

「豔」者——如三婦豔羅敷豔鞚子豔之類皆詩詞中一體之專名。「南」「任」「鹽」「豔」同音。或者其間有多少連絡關係也未可定。但沒有得充分證據以前我還不敢武斷。總之「南」是一種音樂。音樂之何以得名本來許多是無從考據的。

這種音樂和雅頌不同之點在那裏呢。樂譜既已失傳。我們自無從懸斷。但從古書中也可以想像一二。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所載的音樂程序單都是於工歌間歌笙奏之後最末一套名曰「合樂」。合樂所歌是周南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的鵲巢、采蘩、采蘋。論語亦說。『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曲終所歌名曰「亂」。把這些資料綜合起來。「南」或者是一種合唱的音樂。到樂終時纔唱。唱者並不限於樂工。滿場都齊聲助興。所以把孔老先生喜歡得手舞足蹈。說道『洋洋乎盈耳』了。

二　釋風

僞毛序說。『風。風也。敎也。風以動之。敎以化之。』又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說。『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據他的意思則風有兩義。一是諷刺之義。一是風俗之義。兩義截然不相蒙。何以一首詩或一類詩中能兼備兩種資格。毛序專以「美刺」解詩。把詩的眞性情完全喪掉。都因這文字魔而來。依我看風卽諷字。（古書風讀作諷者甚多不可枚舉）但要訓諷誦之諷。不是訓諷刺之諷。周禮大司樂注。『倍文曰諷。』賈疏引作『背文曰風。』然則背誦文詞實「風」之本義。

從邶風的柏舟到豳風的狼跋這幾十篇詩爲什麼叫做「風」呢。我想。南雅頌都是用音樂合起來唱的。風是只能諷誦的。所以舉他的特色。名這一體詩爲「風」。漢書藝文志。『不歌而誦謂之賦。』「風」「賦」一音

之轉或者原是一字也未可定。儀禮周禮禮記裏頭所舉入樂的詩。沒有一篇在十三風內的。左傳記當時士大夫宴享之斷章賦詩。約十有九在十三風內。可見這一體詩是『不歌而誦』的。

或問曰。左傳季札觀樂。徧歌各國風。樂記說。『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齊卽十三風之一。何以見得「風」不能歌呢。答曰。季札觀樂一篇本來可疑。前人多已說過。但姑且不論。歌本來也有兩種。一是合樂之歌。二是徒歌。說文『謠徒歌也。』左傳僖五年傳疏。『徒歌謂之謠言無樂而空歌其聲逍遙然也。』「風」卽謠類。宜於徒歌。詩北山『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猶放也。』論衡明雩篇引論語『風乎舞雩。』釋之曰『風放歌也。』不受音樂節奏所束縛。自由放歌。則謂之謠。亦謂之風。風詩和南雅頌的分別。大概在此。但這是孔子以前的話。史記孔子世家說。『詩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然則孔子已經把這幾十篇風謠都製出譜來。自此以後。風詩已經不是「不歌而誦」的賦。也不是「徒歌」的謠了。

三　釋雅

僞毛序說。『雅者正也。』這個解釋大致不錯。但下文又申說幾句道。『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從正字搭到政字上去。把小雅大雅變成小政大政。却眞不通了。依我看。小大雅所合的音樂。當時謂之正聲。故名曰雅。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左傳說。『歌彤弓之三。歌鹿鳴之三。』凡此所歌。皆大小雅之篇。說『正樂備。』可見公認這是正聲了。然則正聲爲什麼叫做「雅」呢。「雅」與「夏」古字相通。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

儒效篇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見「安雅」之雅卽夏字．荀氏申鑒左氏三都賦皆云『音有楚夏．』說的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別．然則風雅之「雅．」其本字當作「夏．」無疑．說文『夏．中國之人也．』雅音卽夏音．猶言中原正聲云爾．

四　釋頌

僞毛序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這話大致是對的．可惜沒有引申發明．說文．『頌．皃也．从頁公聲．籀文作額．』皃卽面貌頁人面也．故从之．這字本來讀作「容．」漢書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注．『頌貌威儀．』顏師古注．『頌讀與容同．』可見頌卽容之本字．指容貌威儀言．

然則周頌商頌魯頌等詩何故名爲頌呢．依我看南雅皆唯歌．頌則以歌而兼舞．樂記說．『舞．動其容也．』舞之所重在「頌貌威儀．」這一類詩舉其所重者以爲專名．所以叫做「頌．」

何以見得這類詩是舞詩呢．舞分文武舞．所舞皆在頌中．禮記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勺和象是什麼呢．鄭注云．『謂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勺卽周頌酌．（於鑠王師章）象卽周頌維清（維清緝熙章）奏象舞也．』是酌與維清皆舞詩之證．禮記文王世子．『登歌清廟．（於穆清廟章）下管象．』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有『升歌清廟下管象』語）玩其文義．似是在堂上歌清廟之章．同時在堂下舞維清之章而以管爲之節．兩詩節奏或相應．亦未可知．禮記郊特牲．『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又是什麼呢．周頌有武一章（於皇武王章）毛序云．『武．舞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武王克商作武．其首章曰「耆定爾功．」（今武篇文）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今賚篇文）其

六日「綏萬邦。屢豐年。」今桓篇文……『然則大武不止一章。今本賚桓兩篇皆武之一部分。且最少還應有三篇纔合成全套的大武那三篇不知是何篇總之不出周頌各篇之外罷了。大武怎樣舞法呢。樂記說『大武。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又說『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說『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以上幾段把大武的舞頌——即舞容大概傳出了。可見三頌之詩都是古代跳舞的音樂。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

*　*　*　*　*

總而論之。「風」是民謠。「南」「雅」是樂府歌辭。「頌」是跳舞樂或劇本。因爲各自成體不能相混。所以全部詩經分爲這四類。這樣解「四詩」像是很妥當

我這種解釋。惟釋頌一項本諸阮元揅經室集而小有異同。其餘都是自己以意揣度的。或者古人曾說過亦未可知。說得對不對。還盼望好古之士下批評。

第二章　詩經的年代

凡認眞讀書的人。每讀一部書。總要求得他正確的年代。詩三百篇。既非一時一人所作。想逐篇求得作者時代。本屬絕對的不可能。但最低限的要求。也想知道全部詩經在歷史上所占的時間從某時起到某時止。專就這一點論。我敢大膽答覆道。詩經沒有周以前的詩。裏頭最古的作品不能過西紀前一一八五年之前。最晚的作品。不能過西紀五八五年以後。頭尾所跨歷史的時間約六百年。(按原稿至此止)

漢魏時代之美文

第一章　建安以前漢詩

西漢文辭，率宗質實。散文方面，有萬古不朽的史界傑作，如史記；有華實並茂的哲學書，如淮南子。至於韻文方面，則惟以鋪敘的賦為其特產。其詩歌之屬，除民謠外，其章句現存時代灼然可信者，惟第二卷所錄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及第三卷所錄下列諸篇。

房中歌十七章
郊祀歌十九章
鐃歌十八章
高帝歌二篇
戚夫人歌一篇
趙王友歌一篇
朱虛侯歌一篇
武帝歌三篇四章
李延年歌一篇
烏孫公主歌一篇
李陵別蘇武歌一篇
燕王旦及華容夫人歌各一篇

燕王旦歌一篇（未錄）

廣川王去歌二篇（錄一）

楊惲歌一篇

世所傳四皓采芝歌。武帝秋風辭及落葉哀蟬曲。淮南王安八公操。東方朔誡子詩。昭帝歌二首。霍去病歌二首。來歷皆不分明。吾未敢輕信。

右諸篇。除鐃歌外。都有作者主名。但其人卻都非詩家。除房中郊祀兩歌外。都不是會做詩的人做的。都不是有心去做詩的。換一句話說。雖然在文學上有相當的價值。卻並不是文學家的文學。此外正正經經做的詩。說也可憐。只有韋孟韋玄成一家祖孫所做的四首。今錄其一以見當時詩品。

韋孟諷諫詩。漢書韋賢傳「孟魯國鄒人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道孟作詩諷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孟卒於鄒」案孟生卒年史不載約當漢高祖時（西紀前二〇六）

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勳績惟光。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實絕我邦。

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我祖斯微。遷於彭城。在予小子。勤唉厥生。阨此嫚秦。耒耜斯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於京。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

矜矜元王。恭儉靜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陪臣。斯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務此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匱。我王以媮。所弘匪德。所親匪俊。惟囿是恢。惟諛是信。睮睮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追欲縱逸。嫚彼顯祖。輕此削黜。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照臨下土。明明群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斯思。

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瞻惟我王。時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耇。於赫君子。庶顯於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

孟尚有「徙家於鄒」後所作一首。體格和這首一樣。他的六世孫玄成(元帝時丞相)的兩首。一首自劾。一首戒子孫。體格也和孟所作一樣。因爲我不覺得他的好處。都不錄了。(韋孟的兩首是否絕對可信還不敢說。漢書云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據此怕四首都是玄成作的。因爲氣息體格完全相同。)這些詩完全摹仿三百篇。一點沒有變化。而徒得其糟粕。狠像明七子摹仿「盛唐」的樣子。頗覺可厭。但我們不能怪他。西漢時所謂詩人之詩。恐怕都是如此。

純粹的詩。在西漢我們是不能多見了。只有些和詩相類的作品。還可以引來比照參考。如司馬相如封禪文。裏頭插有一首頌。其辭如下。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徧之。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

把這首頌和郊祀歌裏頭的「鄒子樂」四章——青陽、朱明、西顥、玄冥。來同韋孟的詩參互着看。可想見西漢

盛時——武帝前後文學家矜心作意做的詩．都是以摹仿三百篇爲能事．不過鄒陽司馬相如聰明些．摹仿得活潑一點．韋孟厚重些．摹仿得呆滯一點．總而言之西漢文學家用心作的詩．全摹仿三百篇．那些非文學專家的人——如高祖武帝至楊惲等．隨手做些歌謠．便用當時通行的楚辭腔調．講到創作．可以說完全沒有．我既作這等主張．當然牽涉到一箇大問題．五言詩發生的時代問題．要解決這箇問題．便有下列幾首詩的時代最要仔細研究．

第一．史記正義所載虞姬和項羽歌一首．

第二．玉臺新詠所載枚乘詩九首．（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蘭若生春陽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

第三．文選所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玉臺同）

第四．近代選家所載卓文君白頭吟一首．

第五．文選所載班婕妤怨歌行一首．（玉臺作怨詩）

倘若這幾首詩作者主名不錯．那麼五言詩在秦漢之交已經發生．到漢景帝武帝時已經十分成熟了．但這幾首詩可疑之點其實甚多．內中最易判明者爲第一項．所謂虞姬和歌者．原文云『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一望而知爲唐以後的打油近體詩．連六朝人也不至有這等乏句．何況漢初．這詩始見於張守節史記正義．據云出楚漢春秋．楚漢春秋久佚．唐時所傳已屬贋本．節引之徒見其陋耳．而王應麟困學紀聞乃推爲五言之祖．可謂無識．此詩之僞．近人多能知之．不俟多辨．

次則第四項也容易解決．所謂卓文君頭吟者．宋書樂志中有其文．題曰「古辭」（原文見卷三）凡宋志所謂「古

辭」者皆『漢世街陌謠謳』。沈約既自著其例。然則此詩在約時並無作者主名可知。玉臺新詠亦無作者主名。且並不名爲白頭吟。僅用首句標題云「皚如山上雪」。太平御覽樂府詩集亦皆云古辭。並無卓文君之說。卓文君作白頭吟始見於僞西京雜記。但亦僅記其事。未著其詞。至宋末黃鶴注杜詩。始以雜記傅會宋志指此書爲卓作。明馮惟訥古詩紀因之。此後盲盲相引。幾成定案。然馮舒詩紀匡謬已明辨之矣。

第二項所謂枚乘古詩九首。其八首皆在文選古詩十九首中。並無作者主名。鍾嶸亦不認枚乘曾有此作品。劉勰雖引當時傳說。然亦僅作懷疑語。（鍾劉原語俱詳下文）至徐陵輯玉臺新詠。乃貿然竟題枚作。以冠全編之首。陵時代後於鍾劉及昭明太子。諒來必有什麼確證爲他們所未見。我們與其信玉臺。不如稍取謹慎態度信文選及鍾劉等。

第五項所謂班婕妤怨歌行。文選玉臺同載。似無甚疑竇。但劉勰已疑之。文選李善注引歌錄則云『怨歌行。古詞』。然則此詩是否確有作者主名。亦已成問題了。

賸下第三項的蘇李詩。文選玉臺都認爲真的。鍾嶸亦無甚異議。惟劉勰對他作懷疑之詞。後世則蘇軾公然攻擊之。謂爲後人擬作。然附和者少。但我們最當注意者。相傳蘇李詩並不止文選所載七首。還有十首見於古文苑初學記藝文類聚等書。所以這問題頗複雜。不易解決。當在下文錄本詩時更詳論之。

以上所論。是關於這五家之詩各別可疑的資料。除虞姬一家僞跡太顯不勞辨證外。其餘都有虛心商榷之必要。我以爲對於這些問題。要求一箇總解決。什麼叫做總解決。就是五言詩發生時代問題。再直捷點說。是西漢會否有五言詩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最持謹愼態度者。莫如劉勰文心雕龍。他說。『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彥和（劉勰字）之意以爲西漢有四言詩。如韋孟諷諫。有七言詩。如柏梁聯句。有長短雜言。如嚴助司馬相如諸遺什。獨至五言。則成帝時命劉向總校詩賦略——即今漢書藝文志所載『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裏頭卻有一首。因此世俗所傳李陵班婕妤……那幾首五言作品。不能不令人動疑了。彥和所發問題如此。他雖沒有下斬截的判斷。然其疑西漢無五言之意。已隱躍言外。我以爲因劉向品錄不及。便指爲無原未免過於武斷。反駁的人也可以說道。『韋孟四言。漢志亦並未著錄。難道也說是假嗎。』話雖如此說。但枚乘蘇李若有這種好詩。劉向似不容不見。見了似不容不著錄。彥和所挑剔。最少也令主張西漢有五言之人消極的失卻根據了。但僅靠這一點。還不能解決這問題。我們應做的工作。是要審查彥和所謂『辭人遺翰莫見五言』這句話的正確程度何如。

一般人的幻覺。大概以爲詩的發達。先有四言。次有五言。次有七言。其實不然。除三百篇的四言和楚辭的長短句。其發達次第爲人所共見外。若專拿五言和七言比較。七言的歷史。實遠在五言之前。今試列舉戰國至西漢中葉七言或類似七言之作。

其一。楚辭招魂篇『魂兮歸來入脩門些』以下。若將每句「些」字刪去。便是一首極長的七言詩。大招篇每句刪去「只」字亦然。

其二。荀子成相篇。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用兩句三言一句七言組成一小段音節。全篇皆

如此。也可以說是有一定規則的長短句。也可以截出每小段之第三句為純粹的七言。

其三。秦始皇時史游作急就章。『急就奇觚與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殊快意。……』全篇儼然一首七古。後此西漢字書皆仿其體。又後來黃庭經之類。亦從此出。這類作品。雖沒有文學上價值。但專就七言韻語的歷史論。卻不能把他們除外。（緯書中亦最多七言句如『玄立制命帝卯行』（孝經援神挈）如『太易變教民不倦』（乾鑿度）之類緯書大率戰國秦漢間儒生方士所作）

其四。易水垓下大風諸歌或並「兮」字計算。或將「兮」字刪除。皆成七言。例如『威加海內歸故鄉。安得猛士守四方。』（此等句法楚辭中已多有例如九辯的『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懌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若將「兮」字省去便是七言但其中有五箇字中夾一「兮」字者卻不能照辦例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若將「兮」字刪去『蕙肴蒸蘭藉奠桂酒椒漿』便不是五言句法『有美人兮心不懌去鄉離家來遠客』卻恰是七言句法）

其五。漢高祖時房中歌。『大海蕩蕩水所歸。大賢愉愉民所懷』。純粹的七言。

其六。武帝時郊祀歌天門章。『函蒙祉福常若期……』以下八句。景星章。『空桑琴瑟結信成……』以下十二句。都是純粹的七言。

其七。柏梁臺詩眞假尚難確定。若眞。當然是狠完整的七言了。

據以上所論列。則自戰國到西漢。七言作品連綿不絕。以後逐漸稀少。惟張平子四愁。魏文帝燕歌行。獨傳。建安七子詩風盛行之後。七言幾乎絕響。直至鮑照。庾信。始復興長短句的歌行。入唐而極盛。七言發展變遷之歷史大略如此。推原其所以發展較早之由。蓋緣秦漢間詩歌皆從楚辭蛻嬗而來。音節舒促相近。即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形式上純祖楚辭。而上句合一兮字。下句去一兮字。皆成七言。由楚辭渡到七言。

其勢實比五言爲順也。

以上這段話說得離題太遠了。現在要歸結到五言發展的歷史。

劉彥和又云『按召南行露肇始半歌。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我以爲若覓一二斷句作證。則可引者原不止此。專就詩經論。如『誰謂雀無角。』『無使尨也吠。』『期我乎桑中。』『洞酌彼行潦。』『宛在水中央。』『或盡瘁事國。』……此類句子狠不少。乃至左傳引逸詩『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論語記接輿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都不能不算是五言句法的遠祖。卻是全首完整的五言詩。在漢以前到底找不出一首來。

漢代第一首五言詩。當推戚夫人歌。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這首歌雖有兩句三言相間。大體總算是五言了。我們若肯認大風歌爲七言之祖。也可以認這歌爲五言之祖。但是除了這歌四句以外。別的卻就難找了。倘若把蘇李枚卓那幾首剔出。簡直可以說從高祖到武帝八九十年間。除戚夫人那四句外。更無第二首五言。最當注意者。房中郊祀兩歌共三十六章。內中三言四言六言七言都有。獨無五言。勉强找算找出四句『鐇比翅回集。貳雙飛常羊。』『假青風軋忽。激長至重觴。』郊祀歌天門章這四句夾雜在三言六言七言中間。音節異常佶倔。和所傳枚乘蘇李諸作截然不同。

第二首五言是那首呢。鐃歌十八章中上陵篇云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

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這首歌雖有三四六言插入，但五言爲多，我們姑且勉强認爲五言，鐃歌作品年代難確考，依我看，並不是一時作成的，惟這首有『甘露初二年』一句，認爲宣帝時作品，當無大錯，然則在枚乘蘇李後五六十年了，他的格調音節之樸儷拙劣如此。

第三首的五言是那首呢，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顚，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

這一首眞算純粹的五言了，彥和所謂『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即指此，其音節諧暢，和後來的五言詩幾無甚分別，但雖作於成帝時，已是西漢之末了。

西漢二百年間五言詩，其時代確鑿可信絕無問題者，只有這三首，內中兩首還是長短句相雜，其純粹的一首又是童謠，然則彥和『詞人遺翰莫見五言』之語，並不爲過了。

我們試在這種資料之下來解決蘇李枚卓諸詩的時代問題，凡辨別古人作品之眞僞及其年代，有兩種方法，一曰考證的，二曰直覺的，考證的者，將該作品本身和周圍之實質的資料搜集齊備，看他字句間有無可疑之點，他的來歷出處如何，前人對於他的觀察如何，……等等，參伍錯綜而下判斷，直覺的者，專從作品本身字法句法章法之體裁結構及其神韻氣息上觀察，拿來和同時代確實的作品比較，推定其是否產於此時代，譬諸偵探案件，考證的方法是搜齊人證物證，步步踏實，毫不雜以主觀，直覺的方法則如利用野蠻人或狗之特別

嗅覺去偵查奇案。雖像是狠杳茫狠危險。但有時亦收奇効。文學美術作品。往往以直覺的鑑別爲最有力。例如碑帖字畫等類。內行家可以一望而知爲某時代作品某人手筆。絲毫不容假借。文體亦然。東晉晚出之僞古文尚書。就令將傳授上及其他種種罅漏閣在一邊不提。專以文字論。已可斷其決非三代以上文也。文選所載李陵答蘇武書。別無他種作僞實證。而識者早公認其爲六朝人語。凡此之類。皆用直覺的鑑別。似武斷而實非武斷也。西漢承戰國之後——除少數作者摹仿三百篇作四言詩外——全部文學家之精力。皆務蛻變楚辭以作賦。就實質論則鋪敘多比與少。就形式論則多用自由伸縮之長短句。而未有每句之一定字數。乃若『行行重行行』『皚如山上雪』『攜手上河梁』……諸篇。在實質方面則陳旨婉曲寄興深微。在形式方面則雖非如魏晉之講究對偶。齊梁後之拘束聲病。然而句法調法。皆略有一定音節。諧暢流麗。凡此皆與西漢其他作品絕不相類。我們用歷史家的眼光忠實觀察。以爲西漢景武之間未必能發生這種詩風這種詩體。倘使已經發生。便當繼續盛行。又不應中斷二三百年。到建安黃初間始再振其緒。所以我對於五言詩發生時代這個問題。兼用考證的直覺的兩種方法仔細研究。要下一個極大膽的結論曰五言詩起於東漢中葉和建安七子時代相隔不遠——『行行重行行』等九首決非枚乘作。『皚如山上雪』決非卓文君所作。『骨肉緣枝葉』『良時不再至』等七首決非蘇武李陵作。『新裂齊紈素』是否班婕妤作尚在未定之列。』今具錄諸作。先分別考定其時代。再評論其價值。

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附一首。

章末有△符者。玉臺新詠所指爲枚乘作。有▲符者。文心雕龍所指爲傅毅作。有※符者。陸機有擬作。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里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莫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李善注「疏刻穿之也」蓋窗欞之類）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哀。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淸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李注玉衡北斗第五星也）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皖彼牽牛不以服箱」借衆星以喻有名無實也此引用之故下云「虛名復何益」）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兎絲附女蘿。兎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

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晨風蟋蟀皆詩經篇名）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淸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李注『中帶中衣帶也』）沈吟聊躑躅。願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李注引河南郡圖經云『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卽趣也楚辭『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綏引車之繩也）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爾雅「晨風鸇也」亮同諒）焉能淩風飛。眄睞以適意。引領遙相睎。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李注引儀禮鄭注云「著謂充之以絮也」又引禮記鄭注云「緣飾邊也」）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右二十首。除最末一首外。皆見文選。不題撰人名氏。惟題「古詩。」玉臺新詠則九首題枚乘雜詩。（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蘭若生春陽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餘七首不錄。文心雕龍則云『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冉冉孤生竹）則傅毅之詞。』是對於枚乘之說。付諸存疑。而割出一首以屬傅毅。詩品則分為二類。其一陸機所曾擬之十四首。認為時代最古。（今存者僅十二首一行行重行行二今日良宴會三迢迢牽牛星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青河畔草六明月何皎皎七蘭若生春陽八青青陵上柏九東城高且長十西北有高樓十一庭中有奇樹十二明月皎夜光玉臺所謂枚乘九首全在其中餘二首已佚不知屬何題）其餘「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鍾未列其目惟十九首中

（「客從遠方來」一首在內，復舉有「橘柚垂華實」一首，餘四十三首不知何指。）則謂『疑是建安中曹（植）王（粲）所製』，昭明（文選選者蕭統）彥和（文心雕龍著者劉勰）仲偉（詩品著者鍾嶸）孝穆（玉臺新詠選者徐陵）同是梁人，而所傳之異同如此，可見這一票古詩之作者和時代在六朝時久已成問題了。其所擬議之作者，最古者枚乘，西漢初人，次則傅毅，東漢初人，距枚乘百餘年，最近者曹王，漢魏間人，距傅毅又百餘年，距枚乘且三百年。

我以為要解決這一票詩時代，須先認一箇假定，即「古詩十九首」這票東西，雖不是一箇人所作，卻是一箇時代，——先後不過數十年間所作，斷不會西漢初人有幾首，東漢初人有幾首，東漢末人又有幾首，因為這十幾首詩，體格韻味都大略相同，確是一時代詩風之表現，凡詩風之為物，未有閱數十年百年而不變者，如後此建安黃初之與元嘉永明，元嘉永明之與梁陳宮體，乃至唐代初盛中晚之遞嬗，宋代「西崑」「江西」之代興，凡此通例，不遑枚舉，兩漢歷四百年，萬不會從景武到靈獻，詩風始終同一，「十九首」既風格首首相近，其出現時代，當然不能距離太遠，讀者若肯承認我這箇前提，我們纔可以有點邊際來討論他的出現時代了。

漢制避諱極嚴，犯者罪至死，惟東漢對於西漢諸帝則不諱，惠帝諱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樓上女』『馨香盈懷袖』等句，非西漢作品甚明，此其一。『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相闕百餘尺，』明寫洛陽之繁盛，西漢決無此景象，『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為洛城門，郭北即北邙，顯然東京人語，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覓證，其應屬東漢不應屬西漢，殆已灼然無疑，然東漢歷祚，亦垂二百年，究竟當屬何時耶，此則在作品本身上無從得證，只能以各時代別的作品旁證推論，劉彥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為傅毅作，依我的觀察，西漢成帝時，五言已萌芽，傅毅時候，也未嘗無發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

同時班固詠史一篇相較。風格全別。（固詩見後）其他亦更無相類之作。則東漢之期——明章之間似尚未有此體。安順桓靈以後。張衡、秦嘉、蔡邕、酈炎、趙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傳世。音節日趨諧暢。格律日趨嚴整。其時五言體製已經通行。造詣已經純熟。非常傑作。理合應時出現。我據此中消息以估定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紀一二〇至一七〇約五十年間。比建安黃初略先一期。而緊相銜接。所以風格和建安體格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鍾仲偉且疑為曹王所製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錯。那麼十九首一派的詩風。並非西漢初期瞥然一現中間戛然中絕。而建安體亦並非近無所承。突然產生。按諸歷史進化的原則。四方八面都說得通了。

十九首在文學史上所占的地位。或與三百篇離騷相埒。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能知道。無待我讚美了。對於他最古的批評。則劉彥和謂『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宛轉附物。怊悵切情。』鍾仲偉謂『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對於他的價值。差不多發揮盡致了。我為幫助讀者興味起見。且再把他仔細解剖一下。

十九首第一點特色在善用比興。比興本為詩六義之二。三百篇所恆用。國風中尤什居七八。降及楚辭。『美人芳草。』幾舍比興無他技焉。漢人尚質。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賦體多而比興少。長篇之賦。專事鋪敘。無論矣。即間有詩歌。也多半是徑情直遂的傾瀉實感。到十九首纔把國風楚辭的技術翻新來用。專務『附物切情。』胡馬越鳥。陵柏澗石。江芙澤蘭。孤竹女蘿。隨手寄興。輒增嫵媚。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純借牛女作象徵。沒有一字實寫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躍句下。此種作法。和周公的鴟鴞一樣。實文學界最高超的技術。（漢初作品如高祖之鴻鵠歌劉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種境界後來便很少了）

論者或以含蓄蘊藉為詩之唯一作法。固屬太偏。然含蓄蘊藉。最少應為詩的要素之一。此則無論何國何時代

之詩家所不能否認也。十九首之價值。全在意內言外。使人心醉。其眞意所在。苟非確知其「本事。」則無從索解。但就令不解。而優飫涵諷。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牽牛星』一章。不是憑空替牛郎織女發感慨。自無待言。最少也是借來寫男女戀愛。再進一步。是否專寫戀愛。抑或更別有寄託而借戀愛作影子。非問作詩的人不能知道了。雖不知道。然而讀起來可以養成我們溫厚的情感。引發我們優美的趣味。比興體的價值。全在此。這種詩風。到十九首纔大成。後來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則盛行於詞界。詩界漸少了。

十九首雖不講究「聲病。」然而格律音節。略有定程。大率四句爲一解。每一解轉一意（如行行重行行至各在天一涯爲一解道路阻且長至越鳥巢南枝爲一解相去日以遠至游子不顧返爲一解思君令人老至努力加餐飯爲一解）其用字平仄相間。按諸王漁洋古詩聲調譜。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試拿來和當時的歌謠樂府比較。雖名之爲漢代的律詩。亦無不可。此種詩格。蓋自西漢末五言萌芽之後。經歷多少年。纔到這純熟諧美的境界。後此五言詩。雖內容實質屢變。而格調形式。總不能出其範圍。

從內容實質上研究十九首。則厭世思想之濃厚——現世享樂主義之謳歌。最爲其特色。三百篇中之變風變雅。雖憂生念亂之辭不少。至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論調。實不多見。大抵太平之世。詩思安和。喪亂之餘。詩思慘厲。三百篇中代表此兩種氣象的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會更有將亂未亂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歡娛。骨子裏已禍機四伏。全社會人汲汲顧影。莫或爲百年之計。而但思媮一日之安。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厭世的哲學文學。便會應運而生。依前文所推論。十九首爲東漢安順桓靈間作品。若所測不謬。那麼。正是將亂未亂極沈悶極不安的時代了。當時思想界。則西漢之平實嚴正的經術。已漸不足以維持社會。而佛教的人生觀。已乘時而入。（桓靈間安世高支婁迦讖二人所譯出佛經已數十部）下文所錄仲長統一詩。最足表示此中消息。（看第

案十九首正孕育於此等社會狀況之下。故厭世的色彩極濃。『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種思想。在漢人文學中。除賈誼鵩鳥賦外。似未經人道。鵩鳥賦不過箇人特別性格特別境遇所產物。十九首則全社會氛圍所產物。故感人深淺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之類。一面浸染厭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學平實態度者。雖間有一二。其大部分則皆如山樞之『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以現世享樂為其結論。『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會』『東城高且長』『驅車上東門』『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滿百』『諸篇其最著也。他們的人生觀出發點雖在老莊哲學。其歸宿點則與列子楊朱篇同一論調。不獨榮華富貴功業名譽無所留戀。乃至『谷神不死』『長生久視』等觀念亦破棄無餘。『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眞算把這種頹廢思想盡情揭穿。他的文辭旣『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故所詮寫的思想。也給後人以極大印象。千餘年來中國文學。都帶悲觀消極的氣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負點責任哩。

十九首之考證批評略竟。今當以次論列所謂蘇李詩者。

文選所錄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李陵字少卿廣之孫爲騎都尉武帝天漢中將步卒五千人擊匈奴轉戰失利遂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在匈奴二十餘年卒）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李注云『晨風早風也』超案李說誤晨風鳥名也）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

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溪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注云「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超案詩意謂雖一別無相見期。猶數數如日月之由弦而望。有短時間得遙遙相對也）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又蘇子卿詩四首。（蘇武字子卿京兆人天漢二年以中郎將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會昭帝與匈奴和得歸國宣帝神爵二年卒年八十餘）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游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右七首中玉臺新詠惟錄『結髮爲夫妻』一首。餘不錄。而藝文類聚及古文苑所載復有十首。

李陵錄別詩八首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欲寄一言去。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遺當作遺）心蘊蒸。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游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客庭。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萃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涉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雲中路。相見來圭璋。萬里遙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景耀。願言莫相忘。

鍾子歌南音。仲尼欲歸與。戎馬悲邊鳴。游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闕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闕

蘇武答別詩二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飢。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

常悽戚。晨風為我悲。瑤光遊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衣。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藝文類聚為隋唐間歐陽詢所著。古文苑為唐人所輯。失輯者姓名。其書以文選所不錄者為範圍。蓋唐時所傳蘇李詩。除文選七首外。復有此十二首也。明馮惟訥古詩紀則以前七首為原作。後十二首為後人擬作。後十二首中李陵八首之末兩首。古文苑僅錄首次聯。下注「闕」字。蓋唐時已佚其後半。而明楊慎升庵詩話則有其末首之全文。云『見修文殿御覽』。其文如下。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音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穹廬子。獨行如履冰。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關於蘇李詩的資料之全部如此。

文心雕龍云『……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可見這幾首詩的眞偽問題。蓋起自六朝以前了。近代昌言其偽者。則始自蘇東坡。他說『劉子玄（知幾）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又說『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蕭統不能辨。』（章樵古文苑注引）但東坡未能指出其作偽實據。故不足以奪歷史上相沿之信仰。間有袒其說者。或摘『獨有盈觴酒』之盈字犯惠帝諱。或摘『俯觀江漢流』『小海隔中州』『送子洪水陽』『攜手上河梁』等句與塞外地理不合。或摘『行役在戰場』『一別如秦胡』『骨肉緣枝葉』『結髮為夫妻』等句為與陵武情事不合。斯皆然矣。然為之辯護者亦自有說。如謂各詩未必皆作於塞外。謂陵詩未必皆贈武。武詩未必皆贈陵。則許多矛盾之點。也可以勉強解釋過去。所以僅靠這些末節。還不能判定此公案。

我是絕對不承認這幾首詩爲李陵蘇武作的.我所持的理由.第一.則漢武帝時決無此種詩體.具如前文所論.此諸詩與十九首體格略同.而諧協尤過之.如『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如『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如『骨肉緣枝葉.』如『努力崇明德.』……其平仄幾全拘齊梁聲病.故其時代又當在十九首之後.第二.贈答詩起於建安七子.兩漢詞翰.除秦嘉贈婦外.更無第二首.然時已屬漢末.至朋友相贈.則除此數章外.更不一見.蓋古代之詩.本以自寫性情.不用爲應酬之具.建安時.文士盛集鄴下.聲氣相競.始有投報.蘇李之世.絕對的不容有此.第三.蘇武於所傳諸詩外別無他詩.固無從知其詩風爲何如.至於李陵.則漢書蘇武傳尙載有他一首歌.其辭云.『行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純是武人質直粗笨口吻.幾乎沒有文學上價值.凡一箇人前後作品.相差總不會太遠.何況同時所作.作『經萬里兮度沙漠……』的人.忽然會寫出『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會寫出『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我們無論如何.斷不能相信.我據這三種理由.所以對於東坡所提出的抗議.深表贊同.

然則這幾首詩是後人有意作僞嗎.又未必然.石崇集中有王昭君辭一首.李賀集中庾肩吾還自會稽歌一首.都是本無此詩.而作者懸揣前人心事.替他補作的.幸虧石李二人對於這兩首詩各有一篇小序.聲明係代作.不然.被一位冒冒失失的選家.將那兩首逕題爲昭君作.肩吾作.又不知把多少人引入迷途了.李陵這箇人.本來不算什麼大人物.文學史上更不會有他的位置.徒以司馬遷因他獲罪.報任安書裏頭有一大段替他抱不平.引起後人對於他格外的表同情.於是好事者流.有人替他擬一篇答蘇武書.傾吐胸中塊壘.(答蘇武書之爲擬作.劉知幾史通辨之已明.現在幾爲學界所公認了.)又有人因他送蘇武歸國時本有一首歌.明見漢書.而那首歌實在做得不見高妙.因此重

新替他擬作一兩首來完成這段佳話。後來又有人覺得李陵既有詩送蘇武。蘇武也不可無詩送李陵。於是又替蘇武也作幾首。在作者原是自己鬧着頑。並非有意僞託。自昭明太子編入文選。遂題蘇李之名。卻令千餘年來墮入雲霧了。

然則什麼人擬作呢。我們雖沒有法子找出作者主名。大概總是建安七子那班人。而各首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各詩氣格樸茂淡遠。決非晉宋以後人手筆。而漢桓靈以前。又像不會有替人捉刀的風氣。建安七子既創開贈答之風。自然容易聯想到替古人贈答。他們又喜歡共拈一題。數人比賽着做。（看第三章第　葉）或者談論之間。覺得蘇李言別是一種絕好詩材。因此拈爲課題。各人分擬。所以擬出的共有幾首之多。各首語意多相重複。而詩的好壞亦大相懸絕。

還有該注意的一點。文選所錄七首之中。李陵的比蘇武强多了。文心雕龍只言『李陵班婕好見疑於累代』不提蘇武。詩品也只有李陵。並無蘇武。（詩品敘論裏頭有『子卿雙鳧』一語似是指蘇武之『雙鳧俱北飛』一首但彼文歷舉曹子建至謝惠連十二家皆以年代爲次『子卿雙鳧』句在『阮籍詠懷』句之下『叔夜雙鸞』句之上則子卿宜爲魏人非漢之蘇武也竊疑魏別有一人字子卿者今所傳蘇武詩六首皆其所作自後人以諸詩全歸諸武並其人之姓名亦不傳矣此說別無佐證不敢妄主張姑提出俟後之好古者）因此我頗疑擬李陵的幾首。是早已流行。劉勰鍾嶸對他都狠重視。擬蘇武的那幾首。或者是較晚的時代續擬。因此批評家不甚認他的價值。但最遲的也不過魏晉間作品能了。

至於升庵詩話所載『紅塵蔽天地』的全首。古書中絕未曾見。楊升庵自謂出於修文御覽。但修文御覽早佚。升庵何從得見。升庵最好造假典騙人。這首詩之靠不住。馮已蒼詩紀匡謬早已辯明了。

各詩的價值。要分別言之。擬李陵的『良時不再至』和『攜手上河梁』兩首。眞算送別詩的千古絕唱。『仰

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意深刻而語飛動。眞是得未曾有。『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把極熱烈的情感像放在熏爐中用灰蓋住永遠保持溫度。眞極技術之能事。鍾仲偉謂『王粲之詩源出李陵。』依我看這兩首的氣味。絕似仲宣七哀。或者還是仲宣擬作亦未可知。此外尚擬蘇武的『結髮爲夫妻』一首甚曲折微婉。擬李陵的『有鳥西南飛』一首勁氣直達。其餘則「自鄗以下」了。（鍾仲偉舉『二鳧俱北飛』一首此首最切合蘇李情事但淺薄寡味）

十九首和蘇李的兩大公案既大略解決。最後更附帶說說班婕妤的問題。

文選所錄班婕妤怨歌行。（班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爲婕妤後爲趙飛燕所譖退居長信宮）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此詩純用比興託意微婉。在古詩中固爲上乘。婕妤爲成帝時人。以當時童謠中『邪徑良田』的體製對照。則亦有產生此類詩之可能性。但文選李注引歌錄但稱爲「古詞」而劉勰亦謂其『見疑於後代』然則是否出婕妤手。在六朝時本有問題。恐亦是後人代擬耳。

鍾仲偉云『自王楊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備於時。』仲偉不信枚乘及蘇武。故西漢只數李班兩家。歎其寥落。又頗以東漢二百年斯道中絕爲慨。我以爲凡一體新文學之出現。其影響必及於社會。斷不會僅有一兩箇人孤丁丁的獨彈獨唱。又不會沒有人繼續倣摹。隔二百多年纔突然復

活轉來。所以甯采劉彥和懷疑的態度。把所傳西漢五言作品都重新估定時代。庶幾歷史之謎。漸漸可以解答了。

以上將西漢傳疑的作品都已說過。以下論東漢確有主名之作品。

東漢初期詩。流傳仍極少。最著聞者如馬援武溪之吟。梁鴻五噫之什。（見卷三葉）皆從離騷一轉手。雖詞韻極美。而體格無變。第一首五言詩。則史學大家班固之詠史。（固小傳見第二卷）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我們若將十九首蘇李詩等重新估定年代之後。這首便算有史以來最古的五言詩了。試拿來和晚漢作品比較。眞可笑已極。鍾嶸批評他『質直無文』。一點都不寃枉。班孟堅並不是「無文」的人。且勿論他的史筆超羣絕倫。即以兩都賦而論。固當有不朽的價值。賦末所附那五首四言七言詩也並不壞。何以這首詠史獨穉弱到如此。可見大輅椎輪。勢難工妙。孟堅首創五言。便值得在文學史上一大紀念。進一步求工。卻要讓後人了。至於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一首。若果如劉勰說的為傅毅所作。那便與班固同時。但我仍未敢信。

東漢中葉。在詩界稍占位置的人曰張衡。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順帝陽嘉中遷侍中。為宦官所讒。出為河間王相。永和四年卒。衡為漢代大科學家。深於曆學。著有靈憲一卷。渾天儀一卷。又會測算地震。著有地動儀。惜皆已佚。他的文學以賦著名。所作兩京賦。費十年功夫乃成。他的詩現存三首。除四言

怨詩一首沒有什麼特別外。餘兩首都在文學史上狠有關係。

同聲歌。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立中饋。奉禮助蒸嘗。思爲莞蒻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結金扃。高下華鐙光。衣解金粉御。列圖陳枕張。（此句疑有誤字）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敎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四愁詩。

文選有序云。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幷兼之家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姦猾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芬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

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

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

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

何爲懷憂心煩惋。

五言詩除孟堅詠史外，平子的同聲歌便算第二件古董了。孟堅那首只能謂之五言有韻的文，不能謂之詩，平子這首纔算有詩的氣味，進化路徑，歷歷可指。玩語意當是初遷侍中時所作，自述初承恩遇感激圖報之意。全首用比體，在五言尤爲首創。（此詩若作賦體讀之認爲男女新昏愛戀之詞便索然寡味平子現存三詩皆全用比興怨詩四愁皆有序明言之此首亦應爾）四愁詩最有盛名，他用美人芳草託興，是楚辭意境，一唱三歎，詞句不嫌複沓，是國風格調，然而形式上卻全不襲國風，不襲楚辭，所以有創作的價值。昔人謂柏梁詩爲七言之祖，柏梁爲眞爲僞，本屬問題，就算是眞，也沒有文學上價值，純粹的七言，總應推四愁首唱了。（晉傅玄有擬四愁詩自序云「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超謂平子不俗休奕擬之乃俗耳凡絕調皆不許人擬）

著楚辭章句的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安帝時。——也有一首七言詩，名爲琴思楚歌。

>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頹，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晻晻若鶩馳，意中私喜施用爲，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沸，憂懷感結重欷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率。

叔師注楚辭九章九辯遠遊等篇，全用此等句法，若將每句末「也」字刪去，便成若干首七言。（例如遠遊注之「哀衆嫉妒迫脅賢，高翔避世求道眞，性鄙陋無所因，將何引援而升雲，逢遇闇主觸讒佞，思慮煩寃無告陳……」九辯注之「修德見過悉惶惶，孤立特止居一方，常念弗俯內結藏，借遠邑里之他邦，去鄙南征濟沅湘……」注文用韵起於易經，各爻家之象辭。叔師效之而一律裁爲七言）琴思一章，疑亦某篇之注，後人摘以爲詩耳。韵味當然不及四愁，但可見當時競創新體也。

桓靈之間，音節諧美格律嚴正的五言詩體完全成立，作品流傳名氏可指者數家，曰秦嘉及嘉妻徐淑，曰酈炎，

曰趙壹。曰蔡邕。及邕女琰。秦嘉留郡贈婦詩二首。（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爲郡上計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敍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迴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鷄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敍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慚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敍我情。

徐淑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敍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嘉詩玉臺新詠有序。蓋嘉爲郡上計京師。其妻寢疾還家。不獲面別。故贈此詩。詩品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敍別之作。亞於團扇矣。』案贈答詩始此。

酈炎詩二首。（炎字文勝范陽人當靈帝時）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祿。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趙壹詩二首。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靈帝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公府十辟不就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

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二家詩皆不韵。姑錄之以見當時詩風之一種云爾。其在建安七子以前。確然能以詩名家者。當推蔡邕父子。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靈帝建寧中拜郎中校書東觀。董卓為司空辟之。遷尚書侍中。獻帝初平三年（一九二）王允誅卓。邕亦遇害。邕有良史才。在東觀續漢書未成。其著書有月令章句十二卷。獨斷二卷。集二十卷。文章書法皆絕妙一時。詩則有玉臺新詠所載飲馬長城窟一首。

青青河畔草。緜緜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可見。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此詩文選不著作者姓名。惟玉臺則題邕作。我們並非輕信玉臺。但以進化法則論。五言詩自東漢初葉發生以後。經歷班固張衡秦嘉幾箇階級。到蔡邕時纔算真成熟。固宜有此圓滿美妙之作品。伯喈文才掩映一世。其女文姬之詩。載在後漢書。精工如彼。則伯喈必能詩可知。故孝穆以此詩歸伯喈。我們樂予承認。不惟如此。此詩與

十九首音節氣韻極相近。我還疑十九首中有伯喈作品在內。不過別無他證。不便主張罷了。伯喈能書之名。震鑠千古。然今漢碑中無一種能定爲蔡書。而後人則每種皆揣測爲蔡書。我對於蔡詩也抱同一的觀念哩。

邕女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於家。獻帝興平元二年間。天下喪亂。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歸。重嫁陳留董祀。歸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縣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爲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

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嗟薄祜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嗷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兩詩並見後漢書。或疑第二首爲後人擬作。范蔚宗未經別擇。誤行收錄。此說我頗贊同。因爲兩詩所寫。同一事實。同一情緒。絕無做兩首之必要。第二首雖亦不惡。但比起第一首來卻差得多了。第一首則眞千古絕調。當時作家。皆善用比興。獨此詩純爲賦體。將實事實感。赤裸裸鋪敍抒寫。不加一毫藻飾。而纏綿往復。把讀者引到與作者同一情感。我想二千年來的詩。除這首和杜工部北征外。再沒有第三首了。這首詩與十九首及建安七子諸作。體勢韻味。都不一樣。這是因文姬身世所經歷。特別與人不同。所以能發此異彩。與時代風尙無關。要之五言詩到蔡氏父女。算完全成熟。後此雖有變化。但大體總不能出其範圍了。

（附言）俗傳有所謂胡笳十八拍者。亦題蔡文姬作。今錄其頭尾兩拍如下。

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右第一拍

胡笳本自出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

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應不容。 右第十八拍

此十八首音節靡弱。意境凡近。與後漢書所載五言詩截然不類。其非出文姬手無疑。唐劉商胡笳曲序云『……文姬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李肇國史補云『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然則十八拍之音節。乃姓董者所創其人爲唐時人名庭蘭。而歌辭又當在節拍之後。去文姬時遠矣。作者亦非有心冒充文姬。只是借他的事。代他擬作。無識的選家。硬要把他送給文姬。卻成了眞僞問題。此本不足深辯。因恐淺學誤認。故述其來歷如右。

以上所述。皆建安以前五言詩。（蔡琰一首在建安後因邕作順次附錄）五言在歷史上發展的路徑。大略可見了。此外。四言詩在這時代也起一種變化。讀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嘗以尚書郎參曹操軍事。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卒。——的述志二首。最能見此中消息。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亂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棲。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柁。翺翔太清。縱意容冶。

公理是晚漢一位思想家。他所著的昌言十二卷和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有同等價值。可惜除後漢書所摘錄那幾篇外。其餘都亡佚了。他的詩也只存這兩首。但這兩首在四言詩裏頭是有特別地位的自韋孟以下三百多年的四言詩都是摹仿三百篇皮毛。陳腐質木得可厭。這兩首詩命意結體選詞。都自出機杼。完全和三百篇兩樣。與曹孟德對酒觀滄海諸篇。同爲四言詩一大革命。這是技術上的特色。至於實質方面。他能代表那時候思想界沈寂不安的狀況。他對於傳統學術。一切懷疑。一切表示不滿。雖不能自有建設。然而努力破壞。讀

他第二首。可以知魏晉間清談派哲學的來龍去脈。

此外作者姓名雖存而時代事蹟失考之詩尙有兩首。

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罏。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裙。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宋子侯的董嬌嬈詩。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采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颻。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有零落。春月復芬芳。何如盛年去。」丁福保云「如」宋刻玉臺作「時」諸本亦皆作「時」惟藝文類聚作「如」案此四句本言花落仍可重開不如人之盛年一去即遺捐棄而從前之歡愛俱忘乃一篇立言寄慨之本旨如作「時」字則此句並不可解全篇文義俱闕矣今從藝文類聚改正懽愛兩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琴上高堂。

右兩詩作者雖不能得其時代。細審氣格。當是桓靈間作品。辛詩言「大秦珠」當在安敦通使之後。宋詩言「洛陽城」當在遷鄴以前。

其餘失名之首。除前卷所錄各樂府外。尙有以下各首。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穆穆青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為期。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為羽翼。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新樹蘭蕙葩。雜用杜衡草。終朝采其華。日暮不盈抱。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馨香易銷歇。繁華會枯槁。悵望何所言。臨風送懷抱。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願為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鍾仲偉評品古詩。於陸士衡曾經擬作之十四首外。（題已見前）別指『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疑為建安中曹王所製。而『橘柚垂華實』一首與焉。其餘不知何指。大約此八首皆應在內。十九首中亦有七八首在內。然所缺

尙多。樂府歌辭中之『雞鳴高樹顛。』『日出東南隅。』『青青園中葵。』『君子防未然。』『相逢狹路間。』『天上何所有。』『默默施行違。』『飛來雙白鵠。』『翩翩堂前燕。』『今日樂相樂。』『皚如山上雪。』『天德悠且長。』『昭昭素明月。』『蒲生我池中。』諸篇或亦皆在內。樂府與詩本無界限。特詩之曾經傅以音符被之絃管者斯謂之樂府耳。此諸詩逕指爲曹王製固未必然。但恐多是建安作品。其較早者亦不過上溯桓靈而止。

漢末五言詩有篇幅極短絕類後此之絕句者數首。錄如下。

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友不成。

甘瓜抱苦蔕美棗生荊棘利傍有倚刀貪人還自賊

藁砧今何在。（藁砧趺也借射夫字）山上復有山。（射出字）何當大刀頭。（刀頭有鐶借射還字）破鏡飛上天。（月上下弦時如破鏡爲半言此當歸時也）

日暮秋雲陰江水淸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玳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尙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樹桂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慶不相忘。

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男兒在他鄉焉得不憔悴。

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旁。腰鎌八九月俱在束薪中。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愼出入。

大抵晚漢之詩（此指廣義的詩連樂府包在內）可分二大派第一派。音節諧美。寄興深微。詞旨含蓄。其源出於國風。十九首及擬

蘇李詩等皆屬之第二派。音節倔強。意境假詭。筆力橫恣。其源出於離騷招魂。樂府中之大部分皆屬之。兩派雖塗徑不同。而皆用比興體爲多。其用賦體者、則蔡文姬一詩屬第一派。孤兒行焦仲卿妻詩等屬第二派。要而言之。晚漢詩雖未能盡詩的境界。然而後代許多做詩的路子。已在那時候開發出來了。

傳世的漢詩本來不多。除正史各傳及文選與玉臺新詠所錄外。則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樂府詩集。各有錄載。明末馮惟訥古詩紀。清初李因篤漢詩評。集其大成。近人丁福保因馮紀之舊輯爲全漢詩五卷。總算完備了。然而眞僞雜糅。時代錯迕。則諸家皆所不免。今據丁輯分其種類綜其首數列表如左。

附　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眞僞表

葛天民

敍例

一茲表之作。纘述先師。凡厥體製。咸遵遺意。

一茲表命名。雖由己撰。凡厥意義。俱準原書。

一詩歌樂府。釐爲三類。悉準原書。無或稍違。

一先師作表。欲本丁輯。蕭規曹隨。今亦從之。

一詩歌篇名。一準原書。歧異之處。略加詮釋。

一詩歌謠諺。丁輯各以類聚。先師講述體製。少有出入。今準師說。旁參己意。小有不同。讀者自知。無關宏旨。故不附注。

一詩歌謠諺。句讀各異。略加區分。取便讀者。雖非師意。亦無舛失。

一樂府分類。先師表著甚詳。惟漢魏合著一表。而於全漢樂府乖異。因參己意。稍事更張。實事求是。亦無違失。

一作者眞僞。年代先後。悉遵師意。以爲序次。間有懷疑。輒著己意。以示區別。匪敢標異。

敍曰。先師梁任公嘗著中國美文及其歷史一書。惟於周秦時代之美文。僅成第一章詩經之篇數及其結集。與第二章詩經之年代。於唐宋時代之美文則僅成第一章詞之起源。而於漢魏詩則皆蔚然成帙矣。其第一章建安以前漢詩。辨別作者之眞僞。詳考五七言詩之起源。皆俱有卓識。足以讞定古代文學史中之懸案。其第二章兩漢歌謠。其第三卷則爲古歌謠及樂府。其第一章周秦以前之歌謠及其眞僞。其第二章兩漢以前歌謠。其第

三章建安黃初間有作者主名之樂府。均足以發蒙啓覆。開導後學。惟於第一章「建安以前漢詩」之末。欲依丁福葆輯之全漢詩而作一全漢詩「種類篇數」表未成而卒天民不才昕夕籀誦。爰據丁輯全漢書四百零六篇。附以先師所輯錄之出塞。紫騮馬。獨漉。豔歌何嘗行五解鷄鳴歌東飛伯勞歌六篇計共四百十二篇（作者之眞僞及其詩之年代。俱詳於原書內及本表中。茲不贅述。）謹成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眞僞一表共分三類。第一表詩第二表歌謠及諺語第三表樂府。大體一準先師其中小有出入者。如第三表樂府分爲二類。第一類詞譜均由公製者。爲朝廷上文士之文學第二類詞采民謠譜由公製者。乃係采之於民間之歌謠而爲樂章者。則爲民衆之文學。斯則參酌個人之私意而成者也。其是否有無謬誤。先師已逝。無由請敎。良足悼矣。表成之後。因綴數言。以識涯略。世有達者。理而董之。時維庚午仲夏西豐葛天民識于北京地安門外之寓廬

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眞僞表第一——詩

年代	眞 三言	眞 四言	眞 五言	眞 六言	眞 七言	僞 三言	僞 四言	僞 五言	僞 六言	僞 七言	作者主名
西漢								1 答項王楚歌			虞美人 天民案先師任公謂虞美人答項王，楚歌爲唐人之打油詩，非虞姬作。
西漢		1 諷諫詩									韋孟
西漢		2 在鄒詩									韋孟
西漢		3 美嚴王思詩									應季先
西漢										1 柏梁詩	武帝 天民案武帝柏梁臺詩，先師任公疑爲非漢武時作。
西漢		4 自劾詩									韋玄成
西漢		5 戒子詩									韋玄成
西漢								2 怨詩一首			班婕妤 天民案班婕妤怨詩，先師任公•以文選李生引歌錄作古辭，不題班婕妤作，故以爲非出班手。
東漢			1 詠史								班固
東漢		6 迪志詩									傅毅
東漢							1 怨詩				王昭君
東漢		7 怨篇									張衡

張衡		2 同聲歌		
朱穆	8 與劉伯宗絕交詩			
王逸				1 思琴楚歌
桓生	9 答客詩 10 客示桓驎詩			
秦嘉	11 述昏詩二章			
秦嘉	12 贈婦詩一首			
秦嘉		3 留郡贈婦詩三首		
蔡邕	13 答元式詩			
蔡邕	14 答卜元嗣詩			
蔡邕		4 （飲馬長城窟行入樂府）		
蔡邕		5 翠鳥		

酈炎			6 見志詩二首							
趙壹			7 疾邪詩二首							
蔡琰 天民案蔡琰悲憤詩第二首先師任公以爲後人僞託，非蔡琰作。			8 悲憤詩二首（第二首騷體）							
仲長統		15 述志詩二首								
孔融			9 雜詩二首							
孔融			10 臨終詩							
孔融				1 六言詩三首						
孔融		16 離合郡姓名字詩								
應亨			11 贈四王冠詩							
辛延年			12 羽林郎							
宋子侯			13 董嬌饒詩							
枚乘								3 雜詩九首		

1 古五雜組詩

17 古詩一首
18 古豔歌
19 傷三貞詩
20 諷巴郡太守詩

14 古詩十首
15 古詩四首
16 古詩三首
17 古詩一首
18 茅山父老歌
19 古詩二首
20 古詩絕句四首
21 古歌
22 古樂府
23 刺巴郡守詩

2 古兩頭纖纖詩

4 古詩一首

傅毅

以下無作者主名

天民案古雜組詩疑僞

天民案古兩頭纖纖詩疑僞。

編號	篇名
24	思治詩
25	譏君黃詩

編號	篇名	作者
5	詩四首（原作）	蘇武　天民案蘇李詩七首，先師任公疑爲建安七子所作。其餘十一首以爲後世之人作。
6	答李陵詩	蘇武
7	別李陵	蘇武
8	與蘇武詩三首（原作）	李陵
9	錄別詩八首附一首	李陵

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眞僞表第二——歌謠及諺語

作者主名			項羽	高帝	高帝	四皓	四皓	無名	無名	戚夫人	趙幽王友	無名	朱虛侯章	無名
年代			西											
歌	眞	三言												
		四言			1 鴻鵠歌							2 畫一歌	3 耕田歌	
		五言												
		七言												
		長短句							1 平城歌	2 歌一首				3 淮南民歌
		騷體	1 垓下歌	2 大風歌							3 歌一首			
	僞	四言				1 採芝操	2 紫芝歌							
		騷體												
謠	眞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長短句												
諺語	眞	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												
		長短句						1 楚人諺						

漢

4 李夫人歌　5 據地歌　6 匈奴歌　7 衞皇后歌

4 八公操　5 瓠子歌二首　6 西極天馬歌　7 歌一首　8 琴歌二首　9 琴歌

1 秋風辭　2 落葉哀蟬曲

1 武帝太初中謠

1 逐彈丸

1 紫宮諺

1 路溫舒

淮南王安　武帝　無名　武帝　武帝　武帝　武帝 天民案落葉哀蟬曲先師任公以為六朝作品。　東方朔　無名　烏孫公主　司馬相如　霍去病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1 潁川歌　2 諸儒爲匡衡語

4 鄭白渠歌　5 牢石歌

8 歌一首　9 拊缶歌　10 歌二首　11 五侯歌

10 歌一首　11 黃鵠歌　12 歌一首　13 歌一首

3 淋池歌　4 歸風送遠操

引諺

1 東家棗

2 谷樓

2 五鹿

無名　無名　李陵　李延年　昭帝　昭帝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胥　楊惲　廣川王去　無名　無名　無名　趙飛燕　以下無作者主名

1 樓護歌

12 尹賞歌

13 上郡歌

1 元帝時童謠

2 更始時南陽童謠

1 漢成帝時童謠歌一首

2 長安諺

3 漢成帝時童謠歌一首

4 鴻隙陂童謠

5 王莽末天水童謠

2 諸葛豐

3 牘如屋

2 三王

3 拔閣

1 張文

2 楊伯起

3 鄒魯諺

6 杜陵蔣翁

天民案鴻隙陂童謠，一作王莽時汝南童謠

東漢

章歌鄐 3
三夷莋

郿 2
歌朱

君 1
歌退

州 1
歌涼

宣 2
歌董

歌喬 1
卿郭

1
行武
溪
深

吳 2
詩適

噫 1
歌五

謠詩 1
歌童漢

下 4
嫈籠

陽 1
諺南

侍 1
中載

馬援　無名　天民案涼州歌一作樊曄歌　無名　無名　無名　無名　白狼王唐菆　無名　無名　梁鴻　梁鴻

				名以下無作者主	徐淑	無名	無名	蔡琰	崔駰	張衡	李尤	班固	梁鴻
				2崔寔引里語	1通博南歌								
						2崔瑗歌							
											3九曲歌		
			3范滂歌			2鮑司隸歌							
					7答秦嘉詩				6安封侯詩	5四愁詩		4郊祀靈芝歌	3思友詩
								1胡笳十八拍					
		1會稽童謠											
	1會稽童謠												
3劉太常	2井大春												

君6 歌劉　人鄴5 歌與魏　猛4 歌喻

歌4 又　資3 歌吳

歌史7 雲范　頌張湯6 公會黎　5 又　臨4 歌陳

童京帝3 謠都末順　內2 謠河

1 二童桓 首謠帝 歌時

聰4 遊　眉3 白　童夏2 黃江

伯10 厚朱　城9 諺考　伯8 始胡　氏國7 孔魯　仲6 文馮　叔5 重許　子4 行楊

父7
歌賈

商8
歌招

歌甫10　　一9　首歌8
嵩皇　　首歌　一悲

首引朴父童謠十
一子抱諸時桓

謠安4　人3　　　　童京帝2
二仟　謠鄉　　　　謠都初桓

3　　　　2
謠京桓　謠京桓
都帝　　都帝
童末　　童末

君7　龍沙6　龍氏5
郭　　六公　八荀

人2　　　　　　　　拔1
語時　　　　　　　　縫

君14　偉13　文12　士下11
公王　君許　雅繆　壯帳

2　　　　1
柳　　　　太
伯　　　　常
叢　　　　妻

天民案抱朴子引桓帝時童謠歌一首疑偽。

少帝唐姬以下無作者主名

靈帝以下無作者主名

守陽11歌孝10珍9歌陽8
歌太襄 甫高歌爱 令洛

逃5
歌童

鳴9
歌雞

4
歌陳
紀
山

童吳平7 童京帝6 兆5
謠中中興 謠都初獻 謠京

都2 謠農1
謠京 童桓

君1 首謠學6 郡5
謠閭 五中太 謠二

6 5 4
州建 童獻 謠京靈
童安 謠帝 都帝
謠荆 初 童末

里1
諺相

奏10 偉9 門8
作 節賈 五

文15
閒袁

天民案雜鳴歌見先東漢末任公以為作品。
丁不載，，
樂府詩集
師

全漢詩種類篇數及其作者年代眞僞表第三——樂府

年代						體
1 詞譜同時均出公製者（文士文學）	1 宗廟用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三言
						四言
						長短句
	2 郊社用	郊祀歌十九章				三言
						四言
						長短句
2 詞采民謠譜由公製者（民衆文學）	1 軍旅用	1 鼓吹曲	鐃歌十八章			長短句
		2 橫吹曲（附錄）				四言
						五言
	2 普通用	1 歌舞兼者	1 雅舞	1 武德舞		四言
			2 雜舞	1 拂舞		四言
						長短句
				2 鐸舞		長短句
				3 巾舞		長短句
			3 散樂			長短句
		2 唯歌者	1 相和歌	1 相和曲		四言
						五言
						長短句
				2 吟歎曲		長短句
			2 清商	1 平清瑟三調	1 平調曲	五言
						長短句
					2 清調曲	五言
					3 瑟調曲	四言
						五言
						長短句
				2 大曲		五言
						長短句
				3 楚調		五言
				4 側調		五言
			3 雜曲			四言
						五言
						七言
						長短句
作者主名						

天民案先師任公云：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殿板四史及丁輯作十六章，今從之

天民按先師任公謂側調出於楚調，傷歌行爲楚調，故另列之。

西漢

1安其所第一　2豐草葽第八　3雷震震第九

1大孝備矣第一　2七始華始第二　3我定歷數第三　4王侯秉德第四　5海內有姦第

1大海蕩蕩第六

1練時日第一　2天馬第十　3華爗爗第十五　4五神第十六　5朝隴首第十

1帝臨第二　2青陽第三　3朱明第四　4西顥第五　5玄冥第六　6惟泰元第

1天地第八　2日出入第九　3天門第十一　4景星第十二

1朱鷺　2思悲翁　3艾如張　4上之回　5翁離　6戰城南　7巫山高　8上陵

1隴頭

1出塞　2梁騶馬

唐山夫人

天民案漢書樂志：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四章爲鄒陽作。（景帝時人）先師任公以其餘爲司馬相如等作。李延年製譜。

天民案鐃歌十八章先師任公以爲武昭宣間作品。

天民案隴頭歌丁輯列入歌謠

天民案橫吹三曲，丁輯

五　6都荔遂芳第十　7馮馮翼翼第十一　8體體卽卽第十二　9嘉薦芳矣第十三　10皇

七　6象載瑜第十八　7赤蛟第十九

七　7齊房第十三　8后皇第十四

9將進酒　10君馬黃　11芳樹　12有所思　13雉子斑　14聖人出　15上邪　16臨高臺　17遠如期　18石流

1薤露　2蒿里

不載，先師任公以隴頭爲漢人作品。出塞爲齊梁後作品，紫騮馬雖不見於李延年二十八曲之內。而爲後人所加。但風格樸茂亦爲漢作。

天民按先師任公以薤露蒿里二歌時代在李延年前。

皐鴻明第十四　11孔德之常第十五　12承帝明德第十六

東漢

1武德舞歌詩

1獨漉

東平憲王蒼

天民案獨漉丁輯不載見

宋志，先師任公

1淮南王篇

1聖人制禮樂篇

1公莫舞

1箜篌引

1江南　2雞鳴

3烏生　4平陵東　5東光

1王子喬

1長歌行二首　2豫章行

1猛虎行

1相逢行　2長安有狹邪行

1善哉行

以爲東漢末作品。

天民案先師任公以淮南王篇爲東漢末樂伶所造

天民案聖人制禮樂篇及公莫舞年代疑

2董逃行

1隴西行　2步出夏門行　3上留田行　4飲馬長城窟行

1婦病行　2孤兒行　3雁門大守行

1陌上桑　2折楊柳行　3豔歌何嘗行四解　4豔歌行　5豔歌行　6豔歌行

1東門行　2豔歌何嘗行五解　3陌上桑　4西門行

1怨詩行

1傷歌行

1古樂府罪辭

1悲歌　2枯魚過河泣　3咄唶歌　4雜歌　5古八變歌　6焦仲卿妻（一

1東飛伯勞歌

1蜨蝶行　2前緩聲歌　3無題（丁作

天民案豔歌何嘗行五解丁輯不載，見宋書樂志

天民案東飛伯勞歌玉臺新詠載為古詞，故先師任公以為東漢末作品。

天民按豔歌何嘗行四解丁輯從玉臺新詠作雙白鵠。

天民案先師任公以焦仲卿妻為建安末作品，未入樂

7皚如山上雪（一作白頭吟） 8滿歌行

作孔雀東南飛） 7古歌辭 8古詩

古歌（ 4悲歌 5樂府 6古歌 7古歌銅雀辭

天民案白頭吟玉臺新詠作皚如山上雪，先師任公以為非文君作。

天民案古歌辭疑為六朝作品。

天民案滿歌行疑為東漢末建安初作品。

天民案古詩疑為六朝作品。

漢魏樂府及其類似之作品

樂府之前驅

介在四言詩和五言詩的中間。有一種過渡的新體詩。名為樂府。嚴格的樂府。是專指能譜入音樂的詩而言。其歷史。曲調種類。及代表作品。次章詳述。廣義的樂府。也可以說和普通詩沒有多大分別。有許多漢魏間的五言樂府和同時代的五言詩狠難劃分界限標準。所以後此總集選本。一篇而兩體互收者狠不少。

若勉強要求樂府和五言詩的分別。則。

第一。詩的字數。句法。用韻的所在。都略有一定格式。樂府則絕對的自由。

第二。詩貴含蓄婉轉。樂府則多為熱烈的直透的表現。

第三。詩必專門文學家乃能工。樂府則一般民衆往往有絕妙的作品。

樂府文學之完全成立。當然在兩漢時代。但其淵源卻甚古——也可以說遠在三百篇以前。蓋人類情感自然發洩。不知不覺與天籟相應。便構成一種韻調。永遠打動人的心絃。千百年後誦之。依然生起簇新的同感。這類文學。凡有文化的民族。無不皆有。而且起源極早。吾族也當然不能違此公例。如卿雲歌。擊壤歌等。我們若認為我國最古的韻文。便可以說他和漢初樂府正同一系統。只可惜年代久遠。流傳下來的不多罷了。

春秋戰國間短篇的詩歌。從古書上留傳的不少。雖時代和作者姓名不全可信。大約認為漢以前作品。還不大差。今將其最有文學價值者錄若干首。

寧戚　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矸音岸，崚削貌）
生不逢堯與舜禪，
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骭膝也，薄迫也，言直到夜半）
長夜漫漫何時旦。

這首歌見淮南子道應篇，據說是齊桓公的大臣寧戚本是一位看牛的小子，有一天晚上，趁桓公往郊外迎客，『悲擊牛角而疾商歌』（疾急速也，商歌沉痛之音）桓公聽見，知爲非常人，命後車載歸，授以國政，這類半神話的史蹟，本來不大可信，但屈原的離騷已經說『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可見這段故事，在戰國時久已豔傳，這首歌是否出寧戚，雖不敢斷言，大約不失爲戰國前作品，磊落英多之氣，活躍在句上。

楚狂歌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這首歌見於論語，說是『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論語這部書大致可信，其爲孔子同時作品無疑。

（注）莊子人間世篇亦載此歌，其文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音促）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此明是從論語敷衍出來但亦足備戰國文學之一種。

楚漁父歌。

日月昭昭乎寖以馳。
與子期乎蘆之漪。（一）
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
事寖急兮將奈何。（二）
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三）

這首歌見吳越春秋。據說是楚國的伍子胥避仇出走。後有追兵。走到江邊。無船可渡。有位漁翁划着船來。唱第一段兩句。叫他躲在蘆葦裏頭。追兵尋不見他。跑了。漁翁又唱第二段。叫他上船。渡過那邊岸後。漁翁看見他有飢色。弄東西給他吃。他不敢吃。漁翁又唱第三段。……吳越春秋這部書是東漢人做的。本來不可深信。但他的資料必有所本。這首歌也許是戰國前作品。

渾良夫譟。

登此昆吾之墟。
緜緜生之瓜。
余為渾良夫。
叫天無辜。

這首似詩非詩的「譟」。見左傳哀公十七年。渾良夫是衞國人。幫着當時的衞侯篡國。原許過他免死。到底卻宣布他罪狀。把他殺了。不久衞侯做夢看見一個人『被髮北面而譟』譟出這幾句饒有詩趣的話來。這種無影無蹤的鬼語。本來算不得史料。但文章眞佳極了。我們可以認爲當時史家——或者就是左丘明的傑作。

——越榜人歌。

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䬸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右越語原文）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垢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右楚語譯文）

這首歌見說苑善說篇。楚國的王子鄂君子晳在越溪泛舟游。要船家女孩子一面搖槳一面拿土腔唱這歌子。晳不懂。叫人用楚國話譯出來。古書上繙譯的文學作品。當以此歌爲最古了。譯本全受楚辭格調的影響。也有點後來南朝樂府的風味。

以上所舉都是三百篇楚辭以外。另有體格。和漢初垓下歌大風歌等極相類。雖其中容有後人潤色。不能遽認定他的正確時代。但在漢樂府以前。此體爲一般平民文學所常用。殆無可疑。

其見於正史年代撰人確鑿可指而向來傳誦最廣者則有下列諸篇。

易水送別歌。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右歌見史記刺客列傳燕太子丹使荆軻行刺秦始皇軻臨行他的朋友高漸離在易水上給他餞別擊筑而歌軻和之爲「變徵」之聲最後又唱這兩句揮手而別這歌雖僅僅兩句千百年後讀起來當時霜風颯颯滿座白衣冠的情景宛然在目所謂「變徵」之聲像還從耳邊迸裂北方文學得這兩句代表也足够了。

項羽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右歌見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打最後的敗仗在垓下地方被漢兵重重圍住這位失敗的英雄不肯降不肯跑夜間起飲帳中和他的愛妾虞美人及平日常乘的駿馬名騅者訣別慷慨唱這首短歌到天亮還衝鋒打幾個勝仗便自刎而死這首短歌給二千年來許多武士狠深的印象一般人讀起來沒有不替他灑同情之淚在文學上價值之大和易水歌可以相埒。

同時得意失意兩面恰相對照的有漢高祖的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右歌見史記高祖本紀高祖既定天下回到他故鄉——沛把許多故人父老子弟都叫齊來痛飲酒酣擊筑自歌此章這首詩文學上價值雖然比不上易水和垓下但也能把高祖的個性完全表出他還有鴻鵠歌如下。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
羽翼已就橫絕四海。
橫絕四海又可奈何。
雖有矰繳將安所施。

據史記說這首歌是高祖欲立愛姬戚夫人子如意爲太子後不果戚涕泣高祖道『爲我楚舞我爲若楚歌』然則此歌也是楚辭流裔但他的音節我們無從研究了。

高祖死後呂后執政戚夫人被幽永巷囚服舂米他的兒子如意時封爲趙王夫人念子且舂且歌云。

子爲王母爲虜。
終日舂薄莫常與死爲伍。
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這首歌雖沒有多大好處．但也能見出眞性情．

西漢文物自應以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為全盛時代．但純文學的作品．（其大著述如淮南子史記等不在此論）除幾篇堆垛的大賦外．其發攄性情之作．幾乎舉不出來．（相傳枚乘蘇武李陵卓文君的五言詩我都不敢信說詳次章）流傳可誦者．還是和垓下大風同格調的幾首短歌．內中關於李夫人的兩首最佳．其一為李延年作．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其二為武帝自作．

是耶．非耶．立而望之．

翩何姍姍其來遲．

右兩歌皆見漢書外戚傳．都是為李夫人所作．（漢書藝文志有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此兩首或即其中之二）李夫人為協律都尉李延年妹．入宮大見寵幸．前一首延年歌以為媒者．後一首則夫人死後．武帝悼思．令方士攝其魂來．在帳後髣髴見之．退而作歌也．

漢武帝還有膾炙人口的一首詩．後人名之曰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

況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
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這兩首詩見漢武帝故事．武帝故事這部書是漢時人做的．不甚靠得住．這詩狠不壞．但有點柔媚剽滑．沒有西漢人樸拙氣．我不敢十分相信是武帝作．

還有幾首詩．的確是武帝所作．詩雖不佳．錄之以見當時體格．

瓠子歌二首　(見史記河渠書)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為河．
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音魚)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同迫)冬日．
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
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右其一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
搴長筊兮湛(音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
隤竹林兮揵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右其二

蒲梢天馬歌（見史記大宛列傳）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承靈威兮得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此外還有一首極別致的詩。乃元封三年作柏梁臺成。在臺上讌會。武帝和羣臣每人做一句七個字的詩。後人名爲柏梁詩。

日月星辰和四時（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武）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兒寬）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
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爲）　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　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
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　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　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　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　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
柱枅欂櫨相支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
齧妃女脣甘如飴（郭舍人）　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這首詩見於三秦記。也有人疑他是假的。但我比較的還相信他眞。任昉文章緣起推他爲七言詩之祖。依我看。七言詩之發達遠在五言之前。並不以此爲始。俟第四卷敍五言起原時再詳論之。

武帝時因要控制匈奴。所以特別聯絡西域的烏孫國。因把江都王建之女細君立爲公主。遣嫁烏孫王昆莫。公主嫁後。懷思故國。有歌云。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

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

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這首歌將自己情感照直寫出．毫無彫飾．與戚夫人歌同算得婦女文學中佳品．

漢昭帝時．燕王旦謀反．爲霍光所誅滅．將發覺時．旦憂懣．置酒宮中．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旦自歌云．

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

橫術（術道也）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

他的愛姬華容夫人歌云．

髮紛紛兮寘渠．骨藉藉兮亡居．（亡同無）

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

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安居猶言何處棲身）

這兩首歌沉痛悲慘．在古今詩詞中罕見其比．和易水垓下的哀壯之音．卻又不同．文學的色澤．比漢高及戚夫人等所作更强得多．

還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有一首歌云．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

人生行樂耳．需富貴何時．

惲本是一位貴公子。失職家居。這首詩滿肚牢騷。現於詞色。後來因爲怨望得罪誅死。

自大風歌至此。皆西漢作品。雖未齊備。亦可以見當時詩風之一斑了。綜西漢一代。除前卷所錄的賦和文章所錄的正式樂府外。今所傳的西漢詩大率皆此等體格。

漢書藝文志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可見當時之詩。無一不可歌。質言之。則凡詩皆樂府。除樂府無詩也。志中所著錄一代歌詩凡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其目如下。

高祖歌詩二篇（案，當即大風鴻鵠兩歌。）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游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目錄乃西漢末——成帝時劉向所校錄。在當時所流傳者僅如此——數目恰和詩經相差不遠。其中大部分想是由武帝時所立「樂府」采集編成。我們讀這目錄有當注意者幾點。第一。後人所傳蘇武李陵枚乘卓文君——等五言詩一概不見。可知西漢是否有五言詩。大是問題。第二。當時之詩殆無一不可以入樂。其中更有帶着樂譜者。如河南周歌詩七篇帶着河南周歌詩聲曲折七篇便是。第三。各地方的詩當各有該地方的唱法。所以多冠以地方之名。如漢高祖的鴻鵠歌爲楚聲。楊惲的南山種豆歌爲秦聲。皆見於史。第四。此三百十四

篇詩現在流傳確實可指者不過十來篇——如高祖歌李夫人歌等其餘不宜盡佚然則正式樂府中——朱鷺上邪君馬黃……等謂之「古辭」看次章其撰人無考者內中應有一部分爲西漢人作品可惜不能一一分別指出了。

東漢以後五言詩漸漸興起許多正式樂府的名作當也是在那時代出現容在次章再述但其中還有幾首詩不是五言不是樂府而在文學史上確有永久價値者請在這裏順帶一敍。

梁鴻五噫歌。

陟彼北邙兮噫。

顧瞻帝京兮噫。

宮室崔嵬兮噫。

民之劬勞兮噫。

遼遼未央兮噫。

鴻字伯鸞東漢章帝時人以高隱得名他和他夫人孟光擧案齊眉一事最爲後世所豔稱他遺下的作品只有這五句然而低回悱惻一往情深足抵得一千多字的離騷眞是妙文。

張衡四愁詩。

舊序云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爲河間相……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琴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爲懷憂心煩傷．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爲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雰雰．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爲懷憂心煩惋．

張衡是當時一位大賦家．略傳已見前卷．他的賦實在看不出什麼好處．至於這四首詩．卻是志微而婉．奪胎楚辭而自有他的風格．

蘇伯玉妻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兒肥．
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希．
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還入門．心中悲．
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歎息．當語誰．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結巾帶．長相思．

君忘妾未之知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
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者蘇字伯玉人才多知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蹏歸不數
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這首詩最初見於何書我還未考出惟近人還本都說是漢詩其句法和漢郊祀歌辭頗相類氣格亦蒼渾深婉也許是東漢人作
東漢詩自然不止這幾首因這幾首既不是五言詩又不是有一定腔調的樂府純從西漢體的短歌孳衍出來所以附錄於此這一體一直到六朝以後佳章仍不少因時代的關係再在別章附錄

唐宋時代之美文

詞之起源

詩歌作長短句。漢魏樂府既有之。至南北朝人作品。其音節與後世之詞相近者尤夥。如咸陽王勅勒川楊白花休洗紅諸篇其最著也。其每篇句法字數有一定者則有如梁武帝之江南弄。

衆花雜色滿上林。舒芳耀綠垂輕陰。連手躞蹀舞春心。舞春心。臨歲腴、中人望。獨踟躕。

據古今樂錄。此曲爲武帝改「西曲」所製。凡七篇。一江南弄。二龍笛。三採蓮。四鳳笙。五採菱。六遊女。七朝雲。同時沈約亦作四篇。簡文帝亦作三篇。其調皆同。一武帝採菱云

江南稚女珠腕繩。金翠摇首紅顏興。桂櫂容與歌採菱。歌採菱。

心未怡。

翳羅袖。

望所思。

簡文帝龍笛云。

金門玉堂臨水居。

一顰一笑千萬餘。

游子去還願莫疏。

願莫疏。

意何極。

雙鴛鸞。

兩相憶。

觀此可見凡屬於江南弄之調皆以七字三句三字四句組織成篇。七字三句。句句押韻。三字四句。隔句押韻。第四句——『舞春心』即覆疊第三句之末三字。如憶秦娥調第二句末三字——『秦樓月』也。看本章第一葉似此嚴格的一字一句。按譜製調。實與唐末之「倚聲」新詞無異。

梁武帝復有上雲樂七曲。自製以代「西曲」者。今錄其桐柏一曲。

桐柏眞。

昇帝賓。

戲伊谷。

游洛濱。
參差列鳳管。
容與起梁塵。
望不可至。
徘徊謝時人。

此七曲句法字數亦同一。惟內中有兩首於首四句之三字句省卻一句。是否傳鈔脫落。不得而知。此外如沈約之六憶詩。隋煬帝全依其譜為夜起朝眠曲。僧法雲之三洲歌。徐勉之送客迎客曲。皆有一定字句。此種曲調及作法。其為後來塡詞鼻祖無疑。故朱弁曲洧舊聞謂『詞起於唐人而六代已濫觴也。』但嚴格的詞。非惟六代所無。卽中唐以前亦未之見。

詞究起於何時耶。凡事物之發生成長皆以漸。一種文學之成立。中間幾經蛻變。需時動百數十年。欲畫一鴻溝以確指其年代。為事殆不可能。今案宋人論詞之起源。蓋有三說。其一。晚唐說。陸游云。

『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注一）

其二。中唐說。沈括云。（注二）

『……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之「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塡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貞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注三）

其三盛唐說李清照云（注四）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自後鄭衞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徧舉……」（注五）

右三說若極不相容其實皆是也大抵新體的「樂府聲詩」當開元天寶間已盛起「以詞塡入曲中」實託始於貞元元和之際至嚴格的「倚聲製詞」每調字句悉依其譜則歷唐季五代始能以附庸蔚為大國也

漢魏樂府什九皆四言或五言古詩（注六）齊梁樂府什九皆類似絕句的五言四句（注七）皆句法字數篇篇相同而譜調各別漢魏之譜六朝時已漸次淪亡齊梁之譜至唐景龍間尚存六十三曲中葉後僅存三十七曲（注八）音樂隨時好而蛻變本是自然之理加以唐時武功極盛與西北諸種落交通頻繁所謂「胡部樂」者紛紛輸入玄宗以右文之主御宇四十年其間各種文化進步皆達最高潮而音樂尤為其所篤嗜有名之霓裳羽衣曲卽其所手製以故開元天寶間新聲疊起崔令欽敎坊記載三百二十四調其中所有後世詞調名不少但其歌詞之有無不可深考（注九）郭茂倩樂府詩集有「近代曲詞」一門所收皆盛唐以後之新聲也內中八十餘調如水調、涼州、伊州、石州、採桑、思歸樂、破陣樂、浣沙女、長命女、一片子、醉公子、甘州、山鷓鴣、何滿子、清平調、回波樂、大酺樂、雨霖鈴、竹枝、楊柳枝、浪淘沙、拋毬樂、憶江南、調笑、踏歌等或與後此詞調名全同——如浪淘沙、憶江南之類或為後此詞調所本——如浣沙女轉為浣溪沙山鷓鴣轉為瑞鷓鴣及鷓鴣天水調轉為水調歌頭甘州轉為八聲甘州之類（注十）內中所載歌辭雖半屬中唐作品然亦有在盛唐及其以前者如回波樂作者沈佺期李景伯大酺樂作者杜審言皆中宗睿宗時人億歲樂作者張說清平調作者李白皆玄宗時人凡

此皆聲詩——即詞之鼻祖自初盛唐之間已發生者按原稿至此止

（注一）渭南文集卷十四長短句序

（注二）括字存中宋熙寧元豐間人與蘇軾王安石略同時

（注三）夢溪筆談卷五

（注四）清照自號易安居士李格非女趙明誠妻生元豐五年（一〇八二）至紹興四年（一一三四）猶生存

（注五）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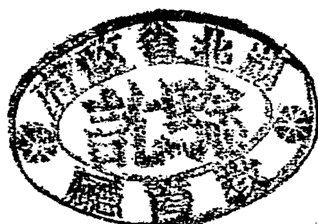
（注六）四言如郊祀歌中各篇及魏武帝短歌行等五言如雞鳴烏生陌上桑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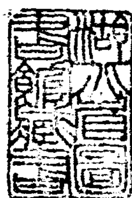
（注七）如子夜歎聞等

（注八）見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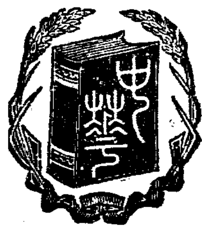
（注九）崔令欽年代無考友人王國維據唐書宰相世系表推定爲玄宗時人

（注十）見樂府詩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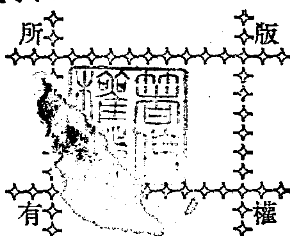
註冊商標



民國二[illegible]月印刷
民國[illegible]月發行

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


版權所有

著者　新會梁啓超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九九五二）

